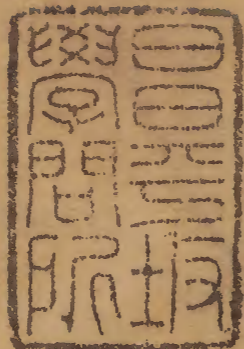


引簡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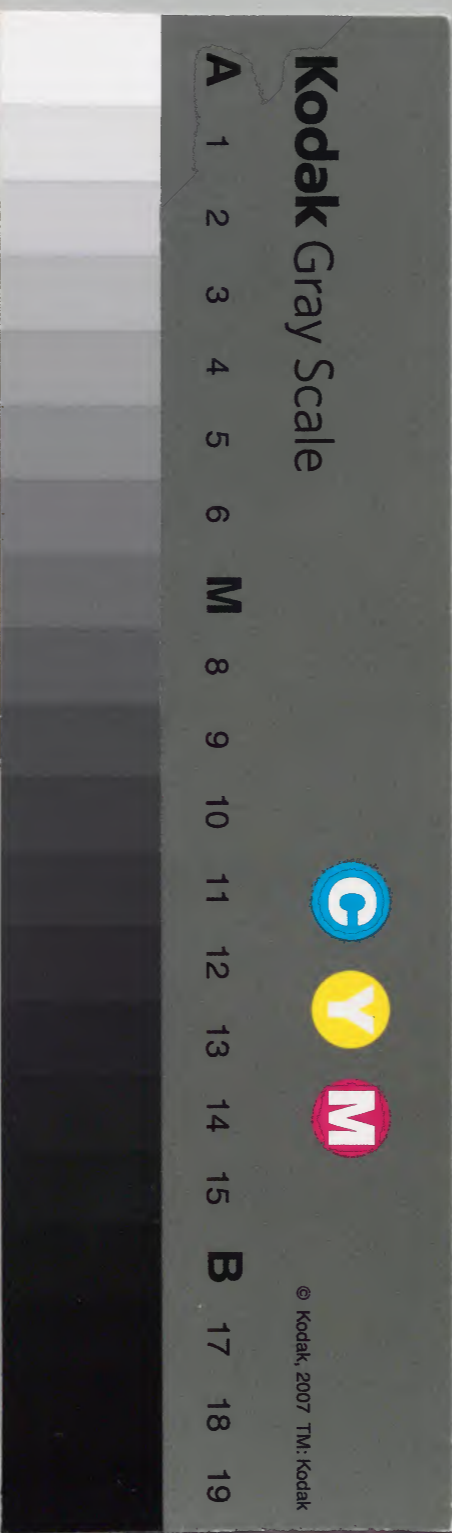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二	二	二
八	〇	七	〇
架	函	號	類

三十七之  
四十

內閣文庫			
二	二	二	漢
八	〇	七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27	
冊數	80 ( 11)		
函號	286	79	

十一





弘簡錄卷三十七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唐五之二

淺草文庫

唐臨 兄皎子之奇

劉洎

權萬紀 族祖弘壽

上官儀

王義方 何彥先

韓思彥 子琬

馮元常 叔祖

朱敬則 兄仁

蘇珣 子晉

薛登 父士

王求禮

徐有功 周象

薛季昶 李福業

蔣欽緒 子沈

宋務光 呂元泰

辛替否

李景伯 子彭年

李义

王志愔

唐臨字本德長安人周內史瑾孫自北海內徙少與兄皎俱有  
令名武德初皎為秦府記室參軍專掌書檄深見親待臨以破  
王世充策于隱太子引直書坊尋授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太子



廢出爲萬泉丞有輕囚十餘久繫白令使就畎畝相與定約如期而還由是知名再遷侍御史整肅朝儀韋挺爲大夫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劾以亂班挺失色衆皆悚慄俄持節按交州刺史李道彥獄伸理冤繫出三千人轉黃門侍郎加銀青階高宗卽位遷大理卿嘗問在獄繫囚之數占對稱旨帝喜曰爲國之要在於刑法刻則人殘寬則失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又嘗親錄囚前所斷者輒呼叫稱冤獨臨所入無一言訴帝怪問故答曰唐卿無冤所以絕意帝嘆曰爲獄者固當若是乃自署其考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永徽元年拜御史大夫會廣州刺史蕭齡之受賂當死詔羣臣議請論如法臨言羣臣不知上所欲議之意在律有八議齡之齊高帝五世孫當在議親議貴之列合旣許議而又加重刑是與禮律相反不可爲萬代法帝然之由

是免死拜刑部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復歷兵吏度支三部尚書坐與來濟善免官起爲湖州刺史卒年六十爲人儉薄寡欲不治第宅服用簡素寬於待物專務掩人過見妻子必正衣冠有冥報記二卷 皎貞觀中官吏部侍郎以前選人數少隨到補擬不爲限止時漸太平選者猥衆皎請以冬初而集盡季春止後遂爲法終益州長史贈太常卿 子奇給事中坐章懷太子僚屬徙邊起爲括蒼令黨徐敬業伏誅 孫紹博學善三禮神龍時爲太常博士韋庶人請妃主命婦以上葬給鼓吹中宗特許之紹言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爲警衛故曲有靈夔吼鵬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惟功臣得用之雖郊祀天地不以參設容得接闔闔哉請置前詔用舊典不納尋遷左臺侍御史駁祝欽明議皇后南郊亞獻及四時帝誕日遣使者詣陵

灌獻如事生存皆引誼固爭以爲非禮又奏吳順二陵各置守戶五百三思及崇訓墓各六十外戚乃與昭陵禮同不可矧親王墓戶祇十梁魯追贈乃可踰乎又言比來豪家以偏人象驂眩耀相矜下逮衆庶流蕩成俗宜按令式裁損凡明器不許列衢路惟陳墓所婚家盛設障車擁道爲戲樂邀貨貲甚傷禮化不可示天下事雖不從議者嘆美睿宗卽位數言政損益由度支員外郎遷給事中兼太常少卿先天二年玄宗講武驪山以紹典儀坐失軍容帝怒執蘇下當斬左右猶冀少貸金吾將軍李邈遽傳詔斬之會帝悔乃深咎魏羅官擯死于家

劉洎字思道江陵人初爲蕭銑黃門侍郎令略地嶺表下五十餘城未還銑敗舉城來歸授南康州都督長史貞觀七年擢給事中封清苑縣男轉治書侍御史上言尚書萬機實爲政本頃

者詔敕稽壅案成復改彌年不能下貞觀初未有令僕職併務繁左丞戴胄右丞魏徵應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震肅不敢懈比者勳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雖欲自彊先懼囂謗故郎中嘿奪惟事咨稟尚書依違不得專裁筦轄玩弛綱紀不振今宜精選左右丞兩司郎中使皆得人非惟救曠滯之弊固當矯拂趨競也上從之卽拜右丞健于其職省事復治加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攝黃門侍郎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究臧否洎諫天以無言爲尊聖以不言爲德皆弗欲煩且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爲弊矧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倫擬寥絕以陛下降慈旨假柔顏虚心聽納猶恐畏縮况以神機天辨飾詞援古而迨其議哉且今之雍平咸陛下力行所致欲求長久匪

由辨博。但當忘愛憎。慎取舍。若貞觀初可矣。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得聞讜言。虛懷以改。適立皇太子。上書宗祧攸繫。興亡所關。弗勤于今。將悔于末。今太子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乃優游坐棄。白日居處。內庭不接。正人不聞。正論臣所未喻。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聞者一遇。入侍。逾旬不出。師傅察家具員而已。非所謂愛之也。亟宜妙選賓客。授以經史。間以書札。開導誘掖。使聆所未聞。睹所未見。羣生之福。乃勅與岑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宮。會太子諫。帝怒苑西監穆裕欲斬之。帝喜曰。自魏徵亡後。洎與文本。馬周。遂良繼之。吾兒在膝前。閱之熟矣。故有今日言也。十八年。遷侍中。帝嘗對羣臣。欲聞已過。無忌李勣。楊師道。同辭進曰。陛下以盛德致太平。臣等殊不見其有過。洎曰。誠如此言。頃者上書有不稱旨。或面窮詰。無不羞汗。恐非所以獎進言者之路。帝服其言。以爲能。改征遼。兼太子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輔皇太子監國。語以盡心。匡弼宜識。朕意洎頓首曰。願無憂。卽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怪其語。戒曰。卿性疏而剛。恐以此敗會。師還。帝患癰。洎憂之。褚遂良素不相協。誣增前語。謂今輔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者。按誅之。及愈名。洎問狀。引馬周爲證。遂良執不已。乃賜自盡。臨決。索筆牘。欲辨。有司不敢與。帝後知之。皆得罪。文明初。詔復官爵。

權萬紀。其先出天水。徙萬年。父琢。玠。隋匡州刺史。以懇愿聞。萬紀爲人。悻直廉約。自湖州刺史。擢治書侍御史。嘗劾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不平。上令按狀。咸不伏。魏徵奏。二大臣所考有

私萬紀時在考堂何無訂正過後舉發此非誠心爲國帝置之  
不問多其不阿貴近益加獎禮又言宇文智及賊殺其君萬世  
共棄今其子乃任千牛請斥屏以懲不軌帝從之時與侍御史  
李仁發皆以言得進頗掉罄自肆衆情懷懼徵以爲闢于大體  
詆訐彈射多有不實陛下一切收攬遂敢附下罔上鈞直取名  
逃奪聖明以小謀大羣下離心帝漸疎之徙萬紀散騎常侍而  
免仁發數年復名萬紀爲侍書御史奏言宣饒部中可鑿山冶  
銀歲取數百萬帝讓曰天子所乏嘉謀善政有益于下者今不  
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方朕爲何如主耶斥使還第久之復爲御  
史中丞進尚書左丞出爲西韓州刺史徙吳王長史畏其強直  
善遇之齊王祐不奉法帝思得剛正士匡弼素奇萬紀卽徙爲  
長史驟諫祐懼比羣小因不入卽條其過惡以聞帝詔召入朝

祐恐設謀害之乃先引道遣所嬖燕弘亮馳騎追斬之殊其支  
體投園中典軍韋文振本以校尉從帝征伐以質謹自將帝亦  
使事祐典廐馬切諫不納見萬紀死懼而逃去亦追騎殺之祐  
死贈萬紀齊州都督武都郡公食邑二千戶諡曰敬文振左武  
衛將軍襄陽縣公食邑千戶萬紀子玄初高宗時兵部尚書  
族祖弘壽隋臨汾司倉書佐高祖平京師擢太僕卿爵盧國公  
卒諡曰恭孫懷恩襲爵累遷尚乘奉御嘗因奏事見帝寵馭  
人安畢羅戲慢不恭退而杖之高宗嗟賞曰真奉御也擢萬年  
令更慶萊衛邢宋五州刺史洛益二州長史卒爲人姿貌沉毅  
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視所居威名赫然賞罰嚴明惡人遠憚下  
吏重足而立與汴州刺史楊德幹名相埒焉

上官儀字游韶陝人父弘爲隋江都宮副監遂家焉大業末爲

陳稜所殺儀以幼匿免冒為沙門及長工文詞涉貫墳典貞觀初擢第授弘文館直學士本以辭采自達復工五言詩綺錯婉媚人多效之目為上官體遷秘書郎太宗雅好屬文每遣視藁又多令繼和凡有宴集未嘗不預同修晉書成轉起居郎加級賜帛高宗卽位遷秘書少監龍朔二年進西臺侍郎同東臺三品頗恃才負勢為人所嫉武后初得志專牽制帝自擅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厭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大怒將廢為庶人名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不可以承宗廟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遽詣哀訴帝悔恐后恚怨歸過於儀后由是深惡儀以嘗任陳王忠諮議叅軍與王伏勝同府許敬宗構與忠謀大逆下獄死籍其家時臺諫閉口結舌莫敢正議獨儀奮然納忠嗣不旋踵天下冤之自是悉歸政於后

帝拱手聽命而已。子芝歷周王府屬亦被殺孫女後為昭容追贈儀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黃門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以禮改葬

冊曰言之廢典問不以時方始興唐旋復效隋嗟此數公名播身危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少孤貧客于魏事母謹甚及長博通五經蹇拔特立高自標樹應舉赴京道遇客懇言父宦遠方病欲往省困不能前輒遺所乘馬不告姓名而去名振一時不肯造請貴勢魏徵欲妻以姪女固辭何薨後始娶之其勵志如此太宗令宰相聽其議論引員外郎獨孤慙與論百家異同慙方以儒顯許敬宗推服之義方直出其上左右為不平擢第補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坐善張亮貶儋州吉安丞道南海方盛夏濤霧

蒸湯酌水誓曰。有如因忠獲戾。以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誓後。天雲開霽。人謂行義所感。僖介蠻彝。悍梗不馴。爲台首領。選生徒。開陳經書。行釋奠禮。清歌吹籥。登降踞立。人咸悅順。久之。徙洹水。丞適亮。兄子皎。自朱崖還。臨終。委托妻子。許以歸葬。時皎妻年少。設誓於神。使奴負柩。妻抱子。載以馬。身步從之。葬事已畢。告于亮墓。歸妻其家。方始赴任。歷雲陽丞。著作佐郎。顯慶元年。擢侍御史。性嫉惡。每恨奸邪附離。以欺朝廷。會李義府悅。囚婦淳于氏。有美色。迫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事。露因而自縊。無敢白者。義方將加劾。奏意必得罪。問計於母。母曰。汝能盡忠。吾死不恨。乃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昔唐堯失之四凶。漢高火之陳豨。光武失之逢萌。魏武失之張邈。彼聖傑之主。皆失於

前而得於後。今陛下撫有萬邦。蠻貊蕃落。罪無逃罰。况輦轂之下。邪臣得肆。殺人滅口。此威福之柄。不出主上。而移奸佞。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復具對仗彈文。叱義府下。跪讀所言。詞旨凜冽。帝方安其狡佞。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戶參軍。旣以直道不容。任終往客昌樂。聚徒教授。母喪。隱居不出。卒年五十五。爲人廉守。不貪嘗。更第宅。後數日。愛庭中樹。復名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仍予以錢。旣死。門人員半千。何彥先行。喪。蔣松柏冢側。三年乃去。彥先齊州全節人。武后時。位天官侍

則  
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游太學。萬年。令李乾祐異其才。襪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授監察御史。昌言當世得失。高宗名加。二階待詔。弘文館仗內供奉。命巡察劔南。引什邡令鄧暉知後



必貴委托子孫益州有兄弟相訟累年不決名至飲之以乳翻然覺寤齧肩相泣自甘獠俗不識孝義雷化復生訟即解輟誘降西洱河叛蠻民饑賑貸璽書褒美復使并州有盜殺人主名不立適醉胡懷刃訊掠誣服疑為未真晨集童兒數百暮乃出之物色推訊如是者三遂獲真盜嘗因太白晝見勸帝修德帝讓中書令李義府曰八品官能言得失而卿冒富貴主何事耶義府愧謝又劾司農武惟良擅用并州賦二百萬處死后為請免坐是交譖出為山陽縣丞至官闕月釋尉遲敬德子寃不受其贖自免而去放跡江淮所引鄧暉為文昌左丞薦補建州司戶參軍帝召問復其御史俄出為江都主簿徙蘇州錄事參軍罷客汴州詔旌張僧徹廬墓請為文頌僧徹削之以嫌不受固請為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嫌不可輕用上元中復召見

外戚擅權李夢玄因后宿怨劾以見上不蹈舞負氣鞅鞅徒米鳶丞遷賀州司馬卒子琬字茂貞初舉茂才授高郵簿連中文藝優長賢良方正拜監察御史景雲初上言國之安危係于政尚以法始暫安後必危尚以德始謂迂終必治貞觀永徽之間農勸而耕者衆法施而犯者寡吏貪者士恥與同列故清白忠正比肩而立罰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能勸位尊不佞家富不奢學校不勵而勤道佛不懲而戒土木質厚裨販不嗤其故奈何雜以王道也自茲以來任巧智斥謇諤趨勢者進守道者退諧附者無黜剝之憂正直者有後時之嘆人趨家競風俗淪替其故奈何行以霸道也夫巧者知忠孝為立身之階仁義為百行之本託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陛下安能盡察哉貪冒者謂能清貞者謂孤浮沉者為黠剛正者為愚位下而

務捉搦者法也。法設而滋章，滋章則盜賊多矣。故曰設法不如息事。事息則巧不生，聖人防亂未然。天下何由不治哉？永淳時，雍丘令尹元貞坐婦女治道免官。今婦夫女役，曾不知怪調露時，河內尉劉憲父喪請選，以爲負名教。今匿名冒進，以爲知幾。太宗朝，司農以倍償市木，樞孫伏伽言其識大體。今百凡和市，有類白奪往，學生佐史里正，員闕擬者十人。今亡匿，以免往選，司從容有禮。今如賈販爭奪，往商賈出入萬里，家藏鋸粟。今市井失業，匿貨不出，往外裔，款關募人，賈勇今屯留，差勒闔宗逃亡，譬則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結之者也。舉劾吏引之者也。惟解者未見其人，願取奇才卓行，量能授官。書入不報，出監河北軍，兼按察使。先天中，賦絹非時，穀益賤，縑益貴，人多徙亡。曩曰御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尚何賴？又言須報，則弊已甚。移檄罷督，乃聞詔可。開元中，遷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官。

卒

馮元常，相州安陽人。其先長樂信都著姓。曾祖子琮，北齊右僕射叔祖。慈明有文辭，隋內史舍人。奉詔討李密，爲所獲，厚加以禮。願與並事，不從。因之後，爲翟讓所殺。武德初，贈吏部尚書。諡壯武。元常舉明經及第，調浚儀尉。高宗時，擢監察御史，密諫中宮權重，宜少抑損。帝雖爲所制，內亦然之。俄爲劔南道巡察使，興利除害，蜀人順賴。永淳中，入爲尚書左丞。在任，識鑒澄遠，號爲稱職。帝委遇特厚。及后臨朝，羣臣多獻符瑞。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后暴于朝堂，奏以爲妄，不可持示。中外后怒，出爲隴州刺史。道徙眉州。光火有盜，夜掠晝伏，喻以恩信，相率面縛。賊平，轉廣州都督。安南酋領李嗣仙殺都護劉延祐，劫州縣，詔討之。馳

檄先示禍福繼率士卒航海賊黨多降斬其首惡安慰居人而  
旋雖屢有政績竟以前忤不錄其功卒爲酷吏周興陷死天下  
高其節推舉閭門雍睦兼有禮法必以歸之雖小功喪不御私  
室凡名族皆願通婚神龍中旌其家曰忠臣之門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代以孝義旌顯自周至唐六闕相  
望敬則少好學重節義以文詞著名與人交志向恢博嘗賑其  
急恆不責報與江融魏元忠善高宗聞其名咸亨中名見授洹  
水尉久之除右補闕上書武后曰往者亡秦行申韓之法重刑  
名之家張公室杜私門此皆救弊而然至于天下已一可易之  
以寬簡潤之以淳和顧乃淫虐滋甚往而不反卒至土崩此不  
知變之禍也漢時區宇適定乃亟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納陸  
賈之說用叔孫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故臣聞之仁義者聖人

之籙廬禮樂者聖人之陳迹也詞祝畢芻狗捐淳精流糟粕棄  
國家自文明以來人心未一故不設鈎距無以禁奸不切刑罰  
無以息暴比者不出房闈天下是然卽向時謀策今之芻狗也  
願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遵籙廬遺糟粕下寬大之令流曠  
蕩之澤頓險邪之芒刃塞羅織之門戶使天下廓然更始豈不  
樂哉后善其言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嘗採魏晉以來君臣成  
敗之事著十代典亡論又以前代文士論秦廢五等漫以爲失  
事無折衷乃著五等論由秦漢魏切中膏肓肯綮當世以爲知  
言奏請高史官邀博求名世之才侍中韋安石曰世人不知史  
官權重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相所以  
畏懼者也時賦斂繁重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進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在職每以用人爲先細務不省嶺表蠻叛薦

裴懷古有文武才用爲桂州都督蠻服其威惠相率來降又薦魏知古爲鳳閣舍人張思敬爲右史皆稱職二張權盛方堪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言二人秉心忠一所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俄以老疾還政事改成均祭酒轉冬官侍郎會修三教珠英學士李嶠等十八人方繪圖像欲引敬則固辭不與世稱其高潔神龍元年出爲鄭州刺史密語敬暉等若假太子命舉北軍誅豎子兩飛騎力耳暉等卒用其策尋許致仕爲冉祖雍誣奏與王同皎善貶涪州刺史旣而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一無長物止乘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睿宗卽位問褒贈尚有遺者劉幽求對曰敬則忠正義烈天下所推長安中嘗語臣相王必受命當悉心事之臣見危赴難實其所啓乃追贈秘書監諡曰元 兄仁軌字德容隱居

養親四十年財產皆同無分異訓誨子弟以禮讓終身按察使趙承恩表其所居有赤烏白鵲棲樹之祥及卒郭山惲員半千魏知古私諡爲孝友先生

蘇珣雍州藍田人中明經第調鄆縣尉裁決明辨鄆多囂訟風俗頓革長史李義琰異之顧廳事曰此公坐也恨吾不及見耳垂拱初爲右臺監察御史承后密牒按韓魯諸王推訊無狀名見詰問抗議不回后不悅改命他人出爲河西監軍五遷右司郎中御史王弘義受詔伐材於號管督過程丁夫多死以附來俊臣莫敢觸其鋒珣按奏其事免之遷給事中進左肅政臺御史大夫疏諫營大像白司馬坂及據時令停葺月將行刑俱荷詳納俄出爲岐州刺史復轉右臺大夫詔根索節愍太子支黨辭連睿藩密啓保之且爲辨明帝感悟擢戶部尚書封河內郡

公歷太子賓詹致仕卒年八十二贈兗州都督諡曰文子晉  
數歲能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穎叔秘書少監王紹宗嘆爲  
後來王粲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先天中爲中書舍人兼崇  
文館學士玄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晉撰定又屢獻讜言天子嘉  
允俄出爲泗州刺史以父老解職奉養卒後襲爵歷戶吏二部  
侍郎與齊澣更典二都選獨事賞拔當時譽之尚書裴光庭微  
有不悅出爲汝州刺史轉魏郡加銀青光祿大夫爲太子左庶  
子卒年五十九始與洛人張循之仲之善二人皆以學顯後忤  
武后俱死晉厚撫其子爲營婚授官晉卒喪之亦若諸父人以  
是並稱其賢

薛登本名謙光常州義興人父士通隋鷹揚郎將江都亂與州  
民間人嗣安據其城武德初來降授東武州刺史輔公祏反破  
賊將西門君儀亂平封臨汾侯終泉州刺史登自幼通貫文史  
善議論凡前代故事必廣引根證有如目擊與徐堅劉子玄齊  
名友善調閭中簿天授中遷左補闕時薦舉頗濫登因建言臣  
聞國以得賢爲寶臣以舉士爲忠故堯咨八元而庶績其理周  
任十亂而天下和平士誠不可不察而官固不可妄授也此觀  
舉薦類不以才馳聲假譽互相推引希潤身之小計忘得士之  
大猷非所謂報國求賢者也古之取士考素行之源詢鄉邑之  
譽崇禮讓明節義以敦樸爲先雕文爲後故人崇勸讓士去輕  
浮以貢之賢愚爲州之榮辱昔李陵降而隴西慙于木隱而西  
河美名勝於利則偷競日銷利勝於名則貪暴滋煽與缺以禮  
讓升而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  
不從者也自魏取放達晉先門閥梁陳薦士特尚詞賦獎爲人

求官之風。垂授職。惟賢之義。逮隋文納李諤之言。詔禁文學。浮詞罪泗州刺史司馬幼之。表不典實。由是風俗稍改。煬帝嗣變前法。始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復相倣倣。赴速趨時。緝綴小文。名曰策學。不以指實爲本。而務浮虛爲貴。方今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固已驅馳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奏記酬報。故俗稱覓舉。夫覓者自求知。非爲人所知之。是以耿介之士。羞於自拔。循常小人。棄疎取附。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斷無當之游言。收實用之良策。文試効官。武閱守禦。自能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工。昔吳起將戰。不取刀劍。諸葛臨陣。不親戎服。漢武聞司馬相如之文。恨不與同時。及其至也。終不處以公卿之位。謹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川儀責楊雄之冒薦。魏相酬成子之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

之路銷。仍請寬其年限。以容簡汰。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賞。自然見賢不隱。貪祿不專矣。尋轉水部員外郎。遷給事中。上書臣聞三代以來。戎夏不雜。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今世突厥。而文德元珍。吐蕃論欽陵。契丹孫萬榮。往因入侍。並被獎遇。官戎祿也。賞門還後。並爲邊患。臣慮若再豫備。不謹易以稱兵。恐非貽謀之道。自今可一切禁絕。武后不納久之。出爲常州刺史。值宣州鍾大眼寇亂。百姓潰震。登巖勒守。備闔境賴安。歷刑部侍郎。尚書左丞。加銀青階。景雲中。爲御史大夫。務直邪枉。不肯苟取容悅。以劾僧慧範。怙太平公主勢。奪民邸肆。爲主所搆。出爲岐州刺史。主誅後。遷太子賓客。轉刑部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昭文館學士。開元初。爲東都留守。坐子累歸田里。家貧。詔給致仕祿。卒年七十三。贈晉州刺史。撰四時記二十卷。

王求禮許州長社人。則天時爲左拾遺。遷監察御史。性忠。嘗敢言。每上封彈。奏無所畏。避武后。方營明堂。瑊飾譎怪。諫以古制。茅茨采椽。今鐵鸞金龍。丹雘珠玉。乃商瓊臺。夏瑤室之比。所輦負輓。以人代畜。事皆非禮。書入。不報。河內王武懿宗。率兵禦契丹。孫萬榮畏懦。不敢進。賊大掠而去。旣而反。奏滄瀛。誤賊百姓。數百家。請誅之。求禮駁以倉卒。小民素無教習。爲賊脅制。寧素持叛心哉。懿宗身爲大將。受國重任。乃移禍無辜之人。臣請先斬邪佞之首。以謝河北。懿宗懼。后乃盡赦其人。又以饋輓屈竭。左相豆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兩月俸。以助軍興。而謂公祿萬鍾。正可解轡。若小臣仰祿。烏可以同欽望作色。求禮歷階進曰。天子富有四海。何恃九品俸。使宰相奪之耶。姚璹謂秦漢皆佐以稅算。求禮不識大體。妄爲此言。乎曰。秦漢虛天下事。邊

奈何。使陛下效之。后曰。止。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蘇味道等以爲瑞。率羣臣入賀。求禮讓曰。宰相變和陰陽。今陽氣債。升陰冰。激射。此乃天災。若果爲瑞。則可以冬月雷爲瑞。雷矣。味道不從。賀者入求禮。從後厲言。主荒臣佞。寒暑失序。蕃華參處。盜賊繁興。正官少。僞官多。百司非賄不入。使天有瑞。何感而來哉。羣臣震恐。后爲罷朝。卒以剛正爲官。齟齬神龍。初。終衛王府參軍。

曰。周已代唐。萬事興革。獨容善言。誅戮不及。顯晦隨時。卓然自立。

徐有功。名弘敏。以字行。祖文遠。別傳有功。初襲東莞縣男。復舉明經。調蒲州司法參軍。爲政寬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惠。相約毋犯。代滿不辱一人。遷司刑丞。時方崇尚酷吏。構陷無辜。抵極法者。不可勝記。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太后

厲語折抑。爭論益牢。琅琊王冲以責息錢與貴鄉尉顏餘慶相  
知冲既坐逆。魏州人告餘慶豫其謀。詔俊臣鞠治。以反狀聞侍  
御史魏元忠。請誅籍其家。有功。廷論永昌赦。令虺貞魁首已誅。  
支黨未發者。原之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爲首。反生  
入死。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意解。乃曰。公更思之。當此時。左右及  
衛仗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獨能氣定言詳。截然不撓。  
又韓紀孝者。受徐徽業僞官。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瑛籍其家。詔  
已報可有功。追議曰。準律。謀反者。斬身亡。卽無斬法。無斬法。又  
安得相緣坐。所因之罪。詔從之。減凡數十。百姓累轉。秋官員外  
郎中。俄而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羣  
臣悉力丐請。后許賜以再生。俊臣獨引行本奏告。嚴知寒與盧  
陵王謀反不實。當處斬。有功再駁。奏曰。俊臣違在上。再生之賜。  
虧人臣將順之美。不可以示信。乃得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與  
弟榆次令長沙爲唐奉一誣。構私議。乘輿吉凶。謀復李氏有功。  
爭其事。不能得。周興劾之曰。漢法。附下罔上者。斬。有功。故出反  
囚罪。當死。請按之后。不許。坐免官。俄起爲左肅政臺侍御史。辭  
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廚。陛下以法用臣。臣守正行法。必  
坐。此死后。固授之天下。聞其復進。欣然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  
坐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駁奏曰。凡律。告赦  
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亦不自發。如今告言前事。卽  
恩雖布。而一罪不能貸。臣竊謂陛下不取。又嘗上言。陛下卽位  
以來。天下職員有定。而海內選人日多。掌選之曹。用舍不平。補  
擬乖次。兼之委囑。公行囂謗。盈路寢以爲常。又法司往經酷吏  
鞠訊。結斷刑獄。慘嚴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構理刻薄。吏因



之驅扇成姦雖朝堂列匭內牒受章叫闈弗聽叩鼓弗聞名曰  
申寃正增其枉頃蒙擢用無由上答願以執法酬恩無縱詭隨  
是臣之分誠今天官銓注有所不非法司推斷舞法深詆三司  
理匭擁塞不白者皆許臣按驗劾發奪祿貶勞當不踰時可致  
刑措后納之無何奴告竇孝謀妻龐氏厭詛命薛季昶鞫訊當  
死子希斌訟寃有功雪之季昶劾其黨惡當棄市有功方視事  
令史泣以告夷然無懼徐曰豈吾獨死而諸人長不死耶安步  
而歸后名詰比斷獄多失出何也對曰失出臣小過奸生陛下  
大德后默然祗坐除名尋起爲右司郎中轉司刑少卿同事皇  
甫文備復誣之已而文備坐事下獄或爲喜曰必有以報對曰  
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卽出之嘗語所親大理人命所  
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救  
之亦不喜后益重之酷吏視者咸爲少衰然疾之如讐改司僕  
少卿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卽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就  
第弔祭賜物百段授子愉官大理司直開元初竇希斌請以已  
官讓愉以報舊德遷恭陵令終申王府司馬會昌中追諡忠正  
初鹿城主簿潘好禮慕其爲人論曰昔張釋之當漢文帝時中  
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  
崇飾惡言以誣盛德乃能守死明道濱危不變此其賢於釋之  
明甚起居舍人盧若虛又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  
千載未見其比而唐史贊曰不以唐周貳其心可謂得其本矣  
又載初元年左臺御史周矩上疏曰頃者小人告訐習以爲  
常內外諸司人懷苟免姑息臺吏承接強梁非故欲規避特以  
懼誣搆耳而推劾之吏爭以深刻爲功至泥耳籠頭枷研揆捻

引簡錄 卷三十一  
摺脇箠爪懸髮薰目臥隣穢溺會不聊生號為獄持或累日節  
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本非木石且  
救日海荷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豈被告者各懷  
非望耶只是不勝楚毒自誣其反陛下若果不信試取告判無  
驗者再付有司推訊必上下其手希合聖旨願陛下察之今滿  
朝側息不安皆謂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讐每對妻子亟為死  
訣臣聞為國者以仁為宗以刑為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  
此之謂也后覽疏為之開寤制獄稍息矩後因論薛懷義遷天  
官員外郎復為所構下獄死

而曰孔切救人不蹈于死孟先行法俟命而止君子秉心  
務求真是彼潘彼盧得其疑似何以明心矩真御史

薛季昶絳州龍門人為八剛幹義烈武后時上書自布衣擢監  
察御史以累左遷平遙尉萬歲迎天中屢按制獄如旨擢給事  
中河北按察使令按夏官郎中侯味虛討契丹不利妄言賊行  
有蛇虎導軍后惡其詭馳至斬味虛以聞又棗城尉吳澤貪虐  
嘗射殺驛使髡民女髮為髻甚為人吏所患守者不能刻復杖  
殺之在任威震遠近望風懾懼乃布恩信甄表善良就加御史  
中丞由定州刺史為雍州長史威名甚著前後京尹無及之者  
遷文昌左丞長安末為洛州長史預誅張易之時柬之等勤兵  
景運門勸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請除之會日暮事遽彥範等  
不欲廣殺囚曰三思枕上肉爾留為天子藉手季昶歎曰吾無  
死所矣事成進戶部侍郎既而三思果盜朝權五王失柄出季  
昶荊州長史貶詹州司馬同功者嘆曰死我者桓君也彥範亦  
曰吾意主上英武留武氏使自誅定今大事已去豈非天平初

季昶與昭州首領周慶立廣州司馬光楚客不協既貶懼二怨乃具棺沐浴自仰藥死睿宗立贈左御史大夫賜一子官生平敦愛故舊敬禮名士喜先入語以爲實後雖辦理不能得也又御史李福業盧襲秀亦與範謀後流番禺福業亡匿吉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捕得俱死將刑謝元禮曰子親在吾甚相愧恨見者傷之襲秀祖方慶武德中爲察非掾秦王與謀建成辭母老勾身歸養王聽之後擢爲藁城令及是爲卅祖雍所按治襲秀不屈祖雍懼其諸弟報復遂得不坐

蔣欽緒萊州膠水人少工文辭性孤介重交誼與賈會郭利貞友善擢第遷太常博士中宗時抗論郊祀大典不可曲徇祝欽明阿意瀆請皇后亞獻一時儒者咸壯其節後爲吏部員外郎務薦引士類韓琬方自負其才題詩客舍有不過之嘆後舉賢

良方正擢其文異等因謂朋友之過庶幾可免琬亦以今日聲名之達始見君子之心未爲徒然久之山爲華州刺史復精治道馭吏嚴整雖銖杪之罪不爲少貸與諸至忠姻家至忠自晉州被名赴京戒以君才不患不用患非<sub>八</sub>而求耳後果及禍開元十三年拜御史中丞錄河南囚宣慰<sub>口</sub>姓振窮乏尋遷吏部侍郎歷汴魏二州刺史卒 子沈性亦 介博學有名舉孝廉授洛陽尉遷監察御史河南尹韓朝宗 衣迴委以訊覆檢勾之任處事平允剖斷精當動爲羣僚楷式 乾元中歷陸渾蓋屋咸陽高陵長安五縣令當軍旅之後瘡痍木平乃竭心綏撫所在安輯聲聞流布長老紀焉郭子儀每敕麾下以蔣令清白嚴幹供億當有素毋撓其政後轉刑部郎中兼侍御史領渭橋河運出納使元載當柄滯不得遷衆議稱屈常袞擢御史中丞東都

副留守進刑部侍郎改大理卿持法明審號爲稱職建中初奔奉天賊候騎執之脅以僞職絕食稱病潛竄閬里京師平首蒙旌擢拜右散騎常侍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

宋務光字子昂一名烈汾州西河人及第調洛陽尉遷右衛騎曹參軍神龍元年應詔上書臣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於此變生於彼竊見自夏以來虹霓紛錯水氣勃戾天下多罹其災夫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後庭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以干外政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媾黷又自春及夏疫氣浸淫牛多病死傳曰思之不睿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事陛下未躬親乎願勤思法官擬就八化以萬方爲念不以聲色爲娛以百姓爲憂不以犬馬爲樂右謂災典細微安之不怪一旦禍變已成駭而圖之猶水決治防病困求藥雖復僣勉尚何救哉數年以來公私乏竭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俟荒之蓄近觀朝市似爲庶富試踐閭陌則百姓衣馬牛之衣食犬豕之食丁壯盡於邊陲孀孤轉於溝壑猛吏奮毒急政破資而奢尚未息法維崇僞長吏貪冒選舉以私稼穡之人少犯亂之人衆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緩其力役久弊之極訓以淳龐臣又聞太子者守器承祧養民贊業願擇賢能妥社稷慰黎元如武三思等誠不宜任以機要鄭普思葉靜能挾小道淺術願陛下遠之以親有德疏奏不省俄授監察御史巡察河南建言通邑大都不宜封殖今命侯之家專擇雄奧滑州七縣分封者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請以均之餘州仍歲停封使息傳驛之勞不納以考最進殿中侍御史遷右臺嘗薦汝州

參軍李欽憲後為名臣卒年四十二。時又有清源尉呂元泰亦上書言時政曰：國家者至公之神器。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自頃林胡數叛，獯鬻內侵，帑藏虛竭，戶口亡散。不謂太平邊兵未解，不謂無事水旱為災，不謂年登倉廩未實，不謂國富而乃驅役飢凍彫鑄木石營構，不急勞費日深，恐非陛下中興之要。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戎服，名曰蘇莫遮，旗鼓喧騰，爭戰相逐。既非雅樂，且乏美名，豈所宜於禮義之朝哉？書聞不報。

辛替否字協時，萬年人。景龍中為左拾遺，上疏中宗曰：凡為人主，愛惜官爵，慎行封賞，義以制用。朝廷餘俸，百姓餘食，邊儲餘備。今陛下愛一公主，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錫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使邊疆士不盡力，朝廷士不盡忠，可謂用不合古義，行不根人心。將變愛成憎，轉福為禍。向使魯王恩並諸壻，則有常享之福，無一朝之釁。竊謂陛下忘前悔，忽後禍，乃所以憎之，非所以愛之也。猶尚不止，大建寺宇，臣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濟物，不利己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掘山穿地，以損物命，殫府虛帑，以損人財。廣殿長廊，以榮身已；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愛，物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臣以為減彫琢之費，以賜不足，斯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斯佛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陲，斯見在之功；回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斯未來之福。且出財依勢，避役亡命，類度為沙門，是致人以毀道，非廣道以求人也。今天下之寺無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十分天下之財，佛已有其七八。假如水旱相仍，沙門不能撥甲，寺塔不足穰飢，帝不省睿宗立轉左補

闕復上疏言太宗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  
舉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帛無枉費賞必待功官必得才  
為無不成征無不服不多寺觀而福祿至不度僧尼而咎殃滅  
陰陽不愆五穀遂成粟腐帛爛享國久長中宗陛下之兄取譏  
萬代貽笑四裔不聽賢臣之言而悅讒佞之習奪百姓之食以  
養凶殘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國家所出日加所入日減所惡  
逐者必忠良所愛賞者皆邪慝六年之間三禍為變人怨神怒  
親忿眾離享國不永陛下若法太宗治國泰山之安可致也法  
中宗治國累卵之危亦可致也頃淫雨不解穀荒於壟麥爛於  
場去秋亢旱霜損蟲暴草木枯黃下人咨嗟未知所濟而金仙  
玉真相繼營造計用緡錢百餘萬陛下知倉有幾歲儲庫有幾  
歲帑百姓何所活三邊何所輸而以百萬構無用之觀受天下  
之怨何以繼祖宗觀萬國耶在韋氏時切實羣凶今貴為天子  
不改其事恐復有切齒于陛下者往見明勅一用貞觀故事貞  
觀有此乎惟宗晉卿勸中宗為第宅趙履溫勸為園亭義兵交  
馳亭不得游宅不得息今茲二觀得無晉卿之徒陰勸為之不  
可不察疏奏雖不能用尚嘉其切直遷右臺殿中侍御史按雍  
令劉少微恃權貪賊岑羲為屢請不肯懼勢縱法少微坐死後  
遷穎王府長史卒年八十

李景伯宰相懷遠子景龍中為給事中遷諫議大夫中宗宴侍  
臣及朝集使酒酣各命為迴波詞眾皆以諂言媚上或要巧謬  
寵至景伯獨曰迴波爾時酒后後臣職在箴規侍宴已過三爵  
諠譁竊恐非儀帝覽之不悅蕭至忠嘆為真諫官景雲中進太  
子右庶子與舍人盧備建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刑

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費生非強幹弱枝經邦勦物之誼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姦宄詔從之後終右散騎常侍子彭年有吏才剖斷明悟當時稱之歷考功員外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兵吏二部侍郎與李林甫善引就清列典選七年以賊敗長流臨賀郡天寶十二載擢濟陰太守徙馮翊皆於祿山脅以偽官憂憤而死贈禮部尚書

李又本名尚真趙州房子人少孤年十二工屬文既長與蘇頲畢構馬懷素善薛元超許以他日有海內名登進士茂才異等二科調萬年尉長安三年擢監察御史劾奏無所避常條葉靜能姦邪怙勢中宗不納遷中書舍人修文館學士帝遣使江南發所在庫貲以贖牛又疏以為江南魚鼈之利衣食所資江湖之生無窮而府庫之財有限與其採物不如憂民且蠶生之徒

惟利所視錢刀日至纏營益增施之一朝管之百倍若回所贖之貲減方困之徭其澤多矣韋氏之變詔令嚴促多又草定進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季下無蹊徑改黃門侍郎封中山郡公制敕不便輒駁正貴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靳顧季又不可耳諫罷金仙玉真帝雖不從優容之太平公主干政欲引又自附深自拒絕開元初特令與蘇頲纂集起居注錄其昌言嘉謨可體國經遠者別編奏之姚崇畏又明切薦為侍郎外托引重實去其繳駁權未幾除刑部尚書卒年六十八贈黃門監諡曰貞為人沈正方雅識治體時稱有宰相器事兄尚一尚貞孝謹文章齊名有李氏花萼集總二十卷尚一終清源尉尚貞博州刺史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擢進士神龍中為左臺侍御史執法嚴正

百僚敬憚人吏悉皆警服呼為阜鵬言其顧瞻之可懼也尋遷大理正嘗奏法令者人之隄防不立則無所制今任者多不奉法以縱罪為仁持文為苛臣執刑典恐速得謗謹上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因以規帝失凡數千言大略云易萃之六二曰引吉無咎謂處萃之時已獨居正異操未能變體以遠于害惟九五應之乃履正迎吉山已居下位而中正是托期于上應之不措囊于守祿也故觀魚子棠賊伯正色略肅在廟哀伯抗詞此異操而聚引吉之所致也魏徵理直太宗乃復其位邾人辭順趙盾不伐其國此非正體未變為吉所迎者乎夫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以死守法者有司以道變法者君上魏游肇為廷尉帝私敕有所降恕肇執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今為國者類言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豈

者非凝網重罰在人不易犯而防難越也昔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廷尉上請帝垂涕曰法令者先帝所造用親故誣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卒可其奏隋文帝愛子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楊素請赦之帝謂若從其請則朕乃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當別制天子子律矣故天子操法有不變之義况於秋官典職司寇肅事而可變動者乎帝嘉之遷駕部郎中景雲初轉左臺御史中丞遷大理少卿出授齊州刺史充河南道按察使徙汴州封北海縣男太極元年加銀青階實封百戶拜戶部侍郎出為魏州刺史改揚州長史所至破碎姦猾令行禁自境內肅然開元九年帝幸東都詔留守京師權梁山謀反坐而斷滅慚悸而死



百條敬懼人吏悉皆服厥所為身賜其顧瞻之川聖也尋  
大理府錄補對面其人之以不立則無所制今任者多不  
大理府錄補對面其人之以不立則無所制今任者多不  
大理府錄補對面其人之以不立則無所制今任者多不  
大理府錄補對面其人之以不立則無所制今任者多不  
大理府錄補對面其人之以不立則無所制今任者多不  
大理府錄補對面其人之以不立則無所制今任者多不  
大理府錄補對面其人之以不立則無所制今任者多不  
大理府錄補對面其人之以不立則無所制今任者多不  
大理府錄補對面其人之以不立則無所制今任者多不  
大理府錄補對面其人之以不立則無所制今任者多不

弘簡錄卷三十八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特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唐五之三

張廷珪 王駿 柳澤 會社亭從祖 苑爽 韓思復 子朝宗 會孫 欣

姜晦 崔隱甫 李尚隱 附 李懷讓 裴淮 父 瑛 之

李柄筠 姚南仲 子 頌 孫 序 桓 李元素

段平仲 袁高 盧景亮 許孟容 弟 季 同

呂元膺 孔戣 武儒衡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自常州徙家少以文學知名性慷慨有志  
尚登進士制舉二科補白水尉累遷監察御史按劾平直嘗諫  
武后傾四海之財殫萬民之力窮山之木極冶之金填塞澗穴

弘簡錄 卷三十八 臺諫唐三



覆壓蟲蟻以作大像管佛祠乃稅天下浮屠人日一錢夫僧尼本以乞匄自贍今使州縣督輸星火迫切豈所謂隨喜者哉且佛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願想菩薩之行一切為蒼生利益后善其言因罷征藝名見長生殿賞慰良厚尋詔市兩河牛羊荆益奴婢置監登萊以廣軍資復上書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乏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君何所恃自河南牛疫十不一存詔雖和而市其於抑奪併市則價難準簡更求前是牛再疫農重傷也高原耕地奪為牧所牛羊踐暴盡何能前並奴婢皆出為教地豪掠買一入於宮無免期南北莫宜正必生疾疫非軍國切要假令蓄添不可射利此皆有益無益疏入請止之可宗議窮張易之黨決之建運自古革命人心無不以刑勝治為

不平生一物此篇之神龍初奉詔抵河北道出白司馬坂見復營佛祠懷不能已上書切爭中興詔書弛不急斥少監楊務廉以示中外今上下復興不稱前詔願罷之以紓窮乏帝不省尋為中書舍人轉洪州都督江南西道按察使開元初入為禮部侍郎關中旱饑應詔上疏古有多難興國殷憂啓聖蓋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為福曩時陛下神武汛掃氛垢日月所燭無不濡澤明明上帝宜錫介福而頃陰陽愆候九穀失稔臣思天意殆以陛下春秋鼎盛不崇朝有大功輕堯舜而不法思秦漢以自高故貽見咎異欲日慎一日永保太和是皇天於陛下瞻顧深矣陛下得不奉若休旨而實畏哉誠願約心削志考前王之書敦素樸之道登端士放佞人屏後宮減外

廐場無蹴鞠之玩野絕從禽之樂促遠境罷縣戍於惠憐獨蠲  
 薄徭賦去淫巧捐珠璧毋謂天戒不足畏而使上帝馬怒風雨  
 逃錯勿謂人窮不足恤而使億兆攜離愁苦昏墊斯安危所繫  
 禍福之原奈何不察再轉黃門侍郎有詔酷吏勿齒尋復授周  
 利貞夷州刺史加朝散大夫黔州都督乃封還詔書奏利貞儉  
 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朝廷殺害功臣人神憤惋使之入朝則  
 亂國撫俗則傷人今雖徙之遐方義士猶以為輕玄宗乃止御  
 史蔣璉監杖輕救決朝堂廷珪執奏士可殺不可辱朝廷賴之  
 王珣持節巡天兵諸軍方還復詔行塞下議者謂將襲回紇乃  
 陳五不可一盛夏長驅勞逸相絕二出軍掩敵廢農廣饋飢歲  
 不支三千里遠襲賊必預防四回紇獸居雖克無補五天下無  
 年養人息兵又請復按察使巡視州縣詔陸象先等分行十道

弁諫止遣使齎繒帛至石國市狗馬帝皆納之俄坐漏禁內詔  
 出為沔州刺史頗徙蘇宋魏三州在官有威惠疏言宋魏兩道  
 倚傍大河地勢雄奧傑不時竊發今倖臣驕主多占封戶以  
 蠶產所宜雖遇水旱得以絲折租若果從之則隴右羊馬山南  
 椒漆山之銅錫鉛錯海之蜃蛤魚鹽皆當充稅豈獨河南北外  
 於王度哉願依貞觀永徽故事準令折免詔可入為少府監封  
 范陽縣男以太子詹事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諡曰貞穆為人偉  
 姿儀善入分書與李邕友善邕後遭躓屢表薦之時人尚其方  
 介

王峻滄州景城人徙洛陽祖有方岷州刺史父行果長安尉知  
 名峻少孤好學祖奇之曰當興吾宗長豪曠不樂銜檢擢明經  
 第調清苑尉除殿中侍御史魏元忠禦邊失利歸罪副將韓思

忠奏當誅駿爭執其人勇智可惜且偏裨權不在已不宜獨誅  
 后乃釋思忠出駿為渭南令及元忠被二張誣復上疏申理宋  
 璟謂逆鱗不可再批亦得辨景龍末轉桂州都督州常屯戍仰  
 給衡永為築羅城堰江水開屯田兵漕兩省百姓賴之劉幽求  
 有罪貶道出駿所周利貞將殺之以留不遣移書督促幽求懼  
 累及駿以所坐非勿友可絕終不忍無罪就死會崔湜等誅幽  
 求復執政郡人以駿在任有功德丐幽求文刻石頌之俄轉鴻  
 臚少卿充朔方副總管安北大都護豐安定遠等城並受節度  
 又進太僕少卿隴西羣牧使開元二年吐蕃寇臨洮次大來谷  
 先鋒空達延前至駿率所部與臨洮軍合悉易蕃服乘夜襲之  
 賊大驚疑有伏自相鬪死俄而醉訥至兩軍麤突敵駭引去追  
 至洮水敗之俘獲如積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清源縣男兼

原州都督子...  
 厥默...  
 悉其部落遷至內地...  
 廣屯戍為備樂...  
 策也書未報而敵已...  
 趨山谷遇雪誓于...  
 追及之獲級三千...  
 史大夫跌部及僕...  
 厥內擾駿密言上...  
 待賓據長泉反陷...  
 附知運輒縱擊賊...  
 太子詹事改封中...  
 山郡公事駕北巡...  
 以吏部尚書兼太...  
 原尹明



年名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充朔方節度使兩河隴右河東盡屬節制會郊祀追還叙謚告許州刺史王喬與駿潛謀構逆鞠之無狀左遷斬州刺史復以戶部尚書任朔方軍卒贈左丞相諡忠烈爲人氣貌偉特時謂有熊虎相感慕節義有古人風其操下肅壹吏人畏愛後信安王禕討幽州突見駿與部將高昭麾兵赴敵郎中楊伯成請封墓表異優其子孫帝乃遣使祭駿廟進諸子官

柳澤蒲州解人後魏侍中濟陰公慶之系高祖旦隋太常少卿新城縣公會祖亨字嘉禮隋末爲王屋長陷李密已而歸唐高祖奇其姿貌魁異妻以外孫女竇氏授駕部郎中三遷左衛中郎將封壽陵縣男進散騎常侍性好射獵交遊過多數年不得調太宗幸南山得名見令對北門拜光祿少卿以修太廟功進

太常卿加金紫光祿大夫自是飭厲謝賓客居身安靜素力吏事終岐州刺史贈禮部侍郎幽州都督諡曰恭澤性耿介少言笑風度方嚴景雲中爲右率府鎧曹參軍上疏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故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非治安之義臣竊見神龍以來綱紀大壞內寵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勢賣官鬻爵妃主之門有同商賈舉選之署若闐闐然屠販者由邪忝官廢黜者因姦冒進天下溷亂幾危社稷賴陛下聰明神武拯溺舉墜用姚元崇等計悉以停廢乃今又收用之若謂斜封之人果不可棄則韋月將燕欽融亦不應褒贈李多祚鄭克義亦不容蓋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能忍於彼使善惡混并反覆相違道人以非勸人以僻此皆太平公主與胡僧慧範致誤陛下臣恐流近致遠積小爲大累微成高又尚

醫奉御彭君慶。以巫覡小伎。超授三品。輕用名器。加非其人。疏  
入不報復。上書頌者。韋氏蠱亂。姦臣同惡。言正者獲戾。行殊者  
見疑。海內寒心。人用不保。陛下神聖勇智。安宗社於已危。振黎  
苗之將溺。近者蠲煩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歡。惟陛  
下慎厥終。如其始。始終難克。甚可懼也。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  
亂於寵倖。禁之於親貴。則天下從。制之於寵倖。則天下畏。否則  
政令不常。姦詐得起。而暴亂生焉。雖朝施暮戮。法不可行。臣又  
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今儲宮肇建。王府復啓。陛下以何  
爲勸懲。不過皇祖謀訓之則。孝和寵任之失而已。願采溫良博  
聞。恭儉忠鯁者爲之僚友。敷求俊哲。朝夕納誨。其有逆于耳。謬  
于心者。無速罰。姑求之道。順于耳。便于身者。無急賞。姑求之非  
道。仍請東宮置拾遺補闕。使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若  
乃馳騁畋獵。令人發狂。今貴戚打球擊鼓。飛鷹奔犬。麋鹿  
盤遊藪澤。惟陛下誕降謀訓。勸以學業。示以好惡。陳以成敗。則  
長享福祿矣。睿宗善之。拜監察御史。開元初。轉殿中侍御史。監  
嶺南選言市舶使。周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川浮巧爲珍玩。  
以譎怪爲異寶。乃治國之巨蠹。明王所宜嚴罰者也。夫不見可  
欲。使心不亂。昔露臺無費。明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憤嘆慶。豈  
求媚聖意。搖蕩上心。陛下信而使之。是宜淫于天下。若矯而爲  
之。又禁典所不赦。矧今新卽大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  
可以怪好示四方哉。書奏。玄宗稱善。遷太子右庶子。爲鄭州刺  
史。未行。卒。贈兵部侍郎。從祖範。爽。範貞觀中爲侍御史。彈治  
吳王恪。好田獵。太宗罪權萬紀。不能輔導。範復救之。以爲房玄  
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宜獨罪萬紀。帝以爲廷折我怒。

拂衣起。範謝曰：主聖則臣直。今陛下仁聖，臣敢盡愆。帝乃解高宗時歷尚書右丞、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奭字子邵，父潛，時使高麗卒，往迎其喪，號踊過哀，羸人慕之。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外孫爲高宗后，遷中書侍郎，進中書舍人，后得罪，罷爲吏部尚書，及廢貶愛州刺史，遣使殺之，沒其家。君以上親，並流嶺，表神龍初復官，爵開元初澤兄，渙爲中書舍人，上言願許歸葬，時子孫親屬殆盡，惟曾孫無忝，客籍龔州，錄之以官，令護奭柩歸，官給喪事後，歷潭州都督，疾卒。

韓思復字絳，出長安人，祖倫，貞觀中歷左衛率，封長山縣男。家素饒財，思復少孤，隱居太白山，從鄭仁傑、李無爲游，屏去金玉，玩好車馬，一意向學，祖愛之，曰：必興吾宗。長登秀才，高第龔州，封永淳中，家復貧，值歲饑，併日以食，京兆杜瑾遺以百綾，不納。

俄調梁府倉曹參軍，大旱，開倉賑民，轉汴州司戶，爲政寬恕，不行鞭罰，親喪去，辛苦自給。姚崇識之，擢司禮博士，武攸寧母亡，請鼓吹，持不可而止。五遷禮部郎中，坐王同皎薦貶，始州長史，遷滁州刺史，州產銅鑛，人苦採取，充貢爲賈之，他郡費省，獲多，署生五黃芝，民爲刻頌，入拜給事中，諫帝作景龍觀，不省論前，汝州刺史嚴善思當韋氏時，社稷危難，人皆風靡，獨詣相府言，睿宗必登宸極，今有司劾與譙王重福往來，知其反謀，不奏，請集百官議，因得免死，流靜州，遷中書舍人，數指言得失，頗見納，用開元初爲諫議大夫，上言山東大蝗，今已至洛，使者往來不敢顯言實，乃天災流行，難可盡瘞，望陛下悔過，責躬，損不急之務，任至公之人，持此誠實，以答譴咎，其驅蝗使者一切宜罷，玄宗然之，姚崇遣往，按所損還，以實言，又遣御史劉洎覆按，洎希

意悉易故牒奏河南數州竟不免賦俄出思復爲德州刺史轉絳州久之入爲黃門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帝北巡爲行在巡問賑給大使遷御史大夫不喜繩察改太子賓客進爵爲伯再遷吏部侍郎襄州刺史治行名天下卒年七十三諡曰文御題其碑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故吏盧僎邑人孟浩然立石峴山爲人性恬淡好玄言安仁體道識清貌古人恨不至宰相子朝宗歷官左拾遺諫睿宗作乞寒胡戲非古先王法恐匈奴在邸者倉卒有所舉發禍出不測深可畏也帝稱善特賜中上考遷荊州長史父子皆仕襄州開元中兼山南東道採訪使襄州南楚故城有胎王井傳言汲者死朝宗移書論神自是飲者亡恙人號韓公井俄坐所任吏擅賦役貶洪州刺史天寶初名爲京兆尹分渭水入金光門滙爲潭以通西市材木出焉高平太守坐無事訛言貶吳興別駕卒生平喜拔後進嘗薦崔宗之嚴武於朝當時士咸歸重之 曾孫欽字相之少有文學性清簡元和初第進士屢辟出南東道幕府入爲殿中侍御史遷刑部員外郎出爲澧州刺史代還復辟牛僧孺鄂渚從事徵拜刑部郎中遷桂管觀察使所部二十餘州自參軍至縣令三百員而多舉繩以法有政者不奪所理缺者按籍補任有春衣內使至豪猾進前求爲縣令飲陽許旣去責以撓法答之自是豪右畏戢在任特用儉約時詔置五管監兵計所費盡境不足以充賴其節省遂爲定制稱以爲難卒贈工部侍郎

姜晦功臣暮曾孫父柔遠美姿容敷奏詳辨武后時歷左鷹揚衛將軍通事舍人內供奉攝地官尚書晦起家蒲州參軍歷高陵長安二令治咸有聲人畏愛之開元初擢御史中丞先是永



徽顯慶時御史不拜宰相銜命使四方者廷中揖見後稍屈下  
至晦獨循舊體有不如故事且奏譴由是臺儀復振轉太常少  
卿時國馬乏請以詔書開市閑廐稍充遷兵部侍郎滿歲改吏  
部患主選曹史請託爲姦前領選者周棘扈藩檢室內外猶不  
禁至晦悉除之示無防限生平處事精明或私相囑誘罪人輒  
得衆伏其神由是賊賂路塞流品有敘俄因兄駿被放左除中  
正卿貶春州司馬終海州刺史

崔隱甫貝州武城人曾祖儵隋散騎侍郎祖濟太子洗馬父元  
彥太平令隱甫解褐左玉鈴衛參軍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以  
劾浮屠惠範反爲所竊貶邛州司馬開元初擢汾州長史兼河  
東道度支營田使遷洛陽令理有威名梨園弟子胡雛嘗負罪  
以善箚有寵匿禁中帝從容爲請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

解官再拜出卒殺之帝賜以百緡孫佺伐奚敗績擢代并州司  
馬因兄逸甫疾逗留謫河南令遷華州刺史復爲太原尹吏人  
刊石頌德十二年轉河南尹進御史大夫素明吏治在職無所  
回撓舊制臺不置獄貞觀時李乾祐始權置以後牢扉常滿復  
奏廢之所蒞監察御史而下舊皆得專事無所承詒至是令一  
切歸稟乃得行有忤意輒劾正多貶絀者臺吏側目威名赫然  
是冬敕校外官考故時遷延委曲經春未定隱甫受敕亟名天  
下朝集使皆會省中一日間詢逮檢實至暮皆訖朝野服其敏  
斷帝亦許其稱職副朕所委坐與宇文融李林甫暴張說罪過  
以爲朋黨免官侍母歲餘復任遷刑部尚書母憂起復命留守  
東都封清河郡公卒贈益州大都督諡曰忠生平介潔自守以  
強正稱始帝欲相之令往見牛仙客終不肯詣乃不見用

李尚隱趙郡人徙貫萬年舉明經調下邳簿同州刺史姚班器之神龍中擢左臺監察御史與同列李懷讓論劾崔湜鄭愔典選奸賊罪惡顯著詔斥去之又令按覆睦州刺史馮昭泰繫桐廬令李師旦等二百餘家誣爲蠱胎泰驚刻人憚其強皆稱病不肯往尚隱至則推雪其冤擢殿中侍御史未幾湜愔復用出爲伊闕令玄宗時爲定州司馬知其方嚴擢吏部員外郎改將作少監營橋陵封高邑縣男未幾進御史中丞按御史王旭招權不法無所容貸具得姦賊抵罪進兵部侍郎俄出爲蒲州刺史劾浮屠懷照妖言自肆流之播州遷河南尹在任公忠號爲良吏坐妖賊劉定高夜犯通洛門不覺左授桂州都督臨行帝名語慰諭再三賜雜綵百匹尋遷廣州都督充五府經略使名爲京兆尹還日不受哀金加銀青階遷御史大夫按劾司農卿

陳思問乾隱錢穀鉅萬流死嶺南改太子詹事進戶部尚書歷楊益二州長史東都留守爵高邑縣伯終太子賓客年七十五諡曰貞爲人性剛亮論議皆披心示誠處事分明御下不爲苛刻意豁如也尤詳練故實前後制令皆暗記之略無遺者三入憲臺輒繩惡吏發皆克當以令名始終懷讓脩人初謫魏縣令改河陽入爲兵部員外郎歷給事中

裴淮絳州聞喜人世爲著姓父琰之永徽中爲同州參軍年少刺史李崇義內輕之州有積案數百讓使趣斷琰之乃命吏連紙進筆立爲剖析予奪當理詞復勁妙崇義大驚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擢永年令有惠政吏民刻石頌美後爲倉部郎中病廢淮侍疾十餘年父沒始擢明經調陳留簿遷監察御史諫造金仙玉真二觀不報李尚隱劾崔湜等罪詔淮按訊而安樂

上官曲爲阿右淮執正其罪天下稱之進中書舍人遷兵部侍郎以銓綜勞與李朝隱同授一子官開元五年爲吏部侍郎甄拔士類爲多雅與張說善數薦之拜御史大夫長於敷奏天子稱重擢吏部尚書世崇儉素晚節稍畜伎妾爲奢侈事議者以爲闕改太子賓客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懿

李栖筠字貞一世爲趙人始居汲共城山幼孤有遠度莊重寡言及長體貌軒特攻書曉徹爲文勁迅有體士多向慕不妄與交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登第調冠氏簿太守李峴視若故交遷安西封常清節度判官表攝監察御史爲行軍司馬揀精兵七千赴靈武擢殿中侍御史峴復表爲詳理判官凡羣臣陷賊者悉心原雪輕重以情與峴均獲愛恕之譽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亂後選簿亡外判析有條吏爲奪氣僞冒者跡號稱神

明遷山南防禦觀察使李光弼高其才改絳州刺史擢累給事中與賈至李廙議楊綰請置五經秀才科特許其是進工部侍郎奪損豪戚鄭白二渠磴利益民租元載忌之出刺常州浙江流灌田改歎爲稔捕宿賊張度支黨皆盡野無吠狗學校以興畫圖孝友傳示村鄙禮行鄉飲加勸有德大播政聲進銀青光祿大夫封贊皇縣子錫一子蔭光弼用平盧司馬許杲討平蘓州寇方清恃功擅留上元有窺吳意朝廷重起兵拜栖筠爲浙西都團練觀察使至則張設武備遣辯士厚資金幣賞勞軍士以奪其謀杲懼悉衆渡江栖筠乃益增學廬表宿儒褚沖吳何員等爲之師遠邇趨慕奏豪姓徙貫京兆河南規脫徭科請量產出賦以杜姦謀詔可代宗厭元載恣橫欲引剛鯁大臣自助卽名栖筠與張延賞延賞先至遂代敬括俄按李少良陸珽等

上書劾載陰事依違稱疾帝失所望出之拜栖筠御史大夫制  
由中出外庭莫知朝野竦懼以物色得載所厚徐浩杜濟薛邕  
引華原尉侯莫陳愬補長安尉當參臺并劾之帝未決會月蝕  
奏當修刑今罔上行私者未得天若以儆陛下由是愬等皆坐  
貶自以任國風憲凡故事曲江賜宴皆謝不往遂以爲例素有  
相望帝因憚載輒止有所進用密加訪問多所補助時帝少剛  
斷以內懷憂憤卒年五十八贈吏部尚書諡文獻生平素方挺  
在任獨不阿附喜獎人善樂攻已短爲天下士夫歸重不敢斥  
其名祇稱贊皇公云

姚南仲華州下邳人乾元初擢制科授太子校書歷高陵潞虜  
縣尉右拾遺補闕代宗獨孤后崩詔近城爲陵朝夕降  
臣宅於家帝王宅於國長安乃皇后所宅豈可興盤

建陵其側乎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也今西近闕延南迫  
道使沒者復生宮以待之可也其如骨肉歸土竟無不之雖欲  
親近復何所益陵旣在目心恆感傷斯皆有損聖德無益先后  
疏奏帝嘉納賜緋魚袋進五品階以酬讜言且宣付史館坐善  
宰相常袞出爲海鹽令浙西韓滉表爲觀察推官擢殿中侍御  
史內供奉復充支使召還歷司門員外兵部郎中遷御史中丞  
給事中出爲陝虢觀察使貞元十五年拜義成軍節度使守正  
不交權倖監軍薛盈珍恃權不能逞遣小使程務盈誣表其罪  
裨將曹文洽知其事追殺于長樂驛投其誣表于廁已乃自殺  
德宗駭異南仲固請入朝帝迎謂曰盈珍撓卿政耶對曰不撓  
臣政自隳陛下法耳如使盈珍輩所居雖羊杜復生必不能成  
愷悌之化而正師律也帝默然不罪久之加尚書右僕射卒年

七十五贈太子太保諡曰貞

獨孤及宇至之洛陽人幼聰悟父授孝經問兒志何語答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宗黨大以爲奇及長善文詞與李華蕭穎士齊名所著仙掌銘大爲時流稱賞天寶末舉有道高第補華陰尉辟江淮李暉都統府掌書記歷監察殿中侍御史代宗召爲左拾遺上疏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直言極諫故裴冕等十有三人待制集賢以備詢問此甚盛德也頃者所上封皆寢不報徒有容下之名而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自鉗口相招爲祿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嘆而臣亦恥之假令其中縱不能如文王之多士豈無懋陳政要億則屢中者陛下議政之際曾不採其一說昔堯設謗木於五達之衢孔子多聞闕疑不恥下問願陛下以堯孔爲心日降清問其不可者罷之可者議於

朝與執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則君臣無私論朝廷無私政陛下以此辨可否於獻替而太平之階可建也師興不息十年矣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而擁兵者第館巨街陌奴婢厭酒肉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墮卒暴百揆隳刺如沸茹毒飲痛無所控告今其心顛顛獨恃於麥麥不登則易子餓骨陛下不以此時勵精更始思所以救之忍令宗社有累卵之危臣實懼焉加以彗星疊變降霜無節方春苦熱錯繆顛倒沴莫大焉此下陵上替怨讟之氣致之也天意譴戒陛下宜反躬罪已旁求賢良去民疾苦黜貪佞不肖者下哀痛之詔廢無用之官罷不急之費減江淮山南諸道兵以贍國用必能使天感神應反災爲和陛下初不以臣言爲愚許卽施行及今未有沛然之詔臣竊遲之今天下惟朔方隴

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兵足以當之自此而往東洎海  
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貨竭貲以給  
無用之軍臣不知其為何假令居安思危以備不虞自可阨害  
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扉履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  
以減國租半陛下豈遲疑於改作逡巡於舊貫使大議有所壅  
而率土之患日甚一日是益其弊而厚其疾也夫癩疽者必決  
之使潰今兵之為患不以漸戢之其害滋大因而圖之必力倍  
而功寡豈易不俟終日之義耶俄改太常博士據禮條上景皇  
帝不宜為太祖并呂諲盧奕郭知運等論人謂得褒貶之正遷  
禮部員外郎歷濠舒二州刺史屬歲旱饑隣郡流亡舒人獨安  
以課最加司封郎中賜金紫徙常州甘露降其庭卒年五十三  
諡曰憲生平性孝友喜鑒拔後進如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書

次齊抗皆師事之所為文彰明善惡長於議論尤善琴晚有眼  
疾不治子朗字用晦早孤兄弟皆育於伯父汜朗由處士辟  
江西宣歙浙東三府元和中擢右拾遺建言用觀察使領本道  
鹽鐵罷場監管權吏除百姓之患不聽盜殺武元衡請貶京兆  
尹誅捕賊吏勸上罷兵忤旨貶興元戶曹參軍入為監察御史  
轉殿中侍御史兼史館修撰遷都官員外郎出為韶州刺史敬  
宗初召遷遷諫議大夫連論宦官毆鄂令崔發請正常法并王  
播賂權近還判鹽鐵俄遷御史中丞故事御史皆由中丞選舉  
而崔冕鄭居中倚宰相力朗拒不納咸改他官侍御史李道樞  
醉謁劾以不虔下除司議郎會救殿中王源植貶官書五上直  
其枉不報自劾執法不稱願罷帝遣中人慰諭不許文宗初遷  
工部侍郎出為福建觀察使卒贈右散騎常侍

郁字古風擢

進士權德輿稱之妻以女復舉制策高等由監察御史拜右拾遺論杜從郁乃宰相佐子不宜任諫職元和四年轉右補闕執奏吐突承璀不應任河北招討時號稱職明年兼史館修撰尋充翰林學士遷起居郎避德輿親嫌改考功員外郎仍兼史職預修德宗實錄俄知制誥德輿罷復爲學士九年以疾辭徙秘書少監屏居鄆卒年四十贈絳州刺史憲宗每嘆德輿得此佳壻詔宰相高選世族馮雖以杜棕尚岐陽公主猶謂不如郁也既有雅名帝過且厚方以宰輔望之不幸早世人咸惜之子庠字賢府年十歲有至性聞呼父官及見弔客輒號慟幾絕後舉進士仕至尚書丞

李元素字太僕與澄同宗少孤育於姊氏長登仕版累至監察御史與刑部員外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馳按令狐運獄運

爲杜兼所惡誣以劫盜遣幕府穆員張弘靖按鞫無狀更令愛將武金掠服之死者甚衆同臺楊寧覆驗兼因傳致亦抵罪元素徐察其冤悉縱遣之兼復以失有罪劾德宗信之比還奏獄未畢帝怒令出元素言臣尚有所未盡帝不聽元素直前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冤不能雪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稍解乃白其狀帝感悟曰非卿孰能辨之遂流還歸州武金建州後歲餘齊抗獲其真盜宋瞿曇由是天下重其名遷給事中俄授檢校工部尚書代盧羣鄭滑節度使治有異績元和初召爲御史大夫自貞元後大夫難其人久未嘗補以元素夙望中外企想風采旣而一無建白容容持祿內希入相見屬吏賓客輒先拜人咸失望李錡反拜浙西節度使數月還爲國子祭酒進戶部尚書判度支卒贈陝州大都督生平奉長姊謹及沒悲哽成疾因辭

職屏居妻即王方慶孫不見答坐是免官  
段平仲字秉庸武威人隋民部尚書段達六代孫登進士連表  
杜佑李復淮南掌書記復從鎮華滑二州皆為從事入朝拜監  
察御史為人磊落尚氣節嗜酒傲言時德宗春秋高多自聽斷  
庶務壅隔事或不理中外畏上嚴察無敢言者平仲嘗語人主  
上聰明神武臣下畏懼自循默耳如平仲得名見必當大有開  
悟貞元十四年京師旱詔擇御史郎官各一人發廩賑恤乃與  
考功員外陳歸充任因辭得對入近御座陳賑恤事上察平仲  
意有所畜事畢復留正色問之雜以他語叱咤甚厲平仲錯愕  
都不得言上愈怒叱出之平仲倉皇謀趨御階後歸下階連呼  
乃得出由是坐廢七年然亦因此名顯後除屯田膳部二員外  
郎東都留守判官累拜右司郎中元和初遷諫議大夫與呂元  
膺抗論吐突承璀征鎮州無功請加黜責轉給事中自在要近  
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奏時人推其狷直轉尚書左丞以疾改  
太子左庶子卒

袁高字公頤恕已孫少慷慨慕名節登進士累辟使府有贊佐  
裨益之譽代宗徵入朝累官至御史中丞建中二年擢京畿觀  
察使以論事失旨貶韶州長史尋進給事中德宗復用盧杞為  
饒州刺史下當直草制高執詞頭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作  
相三年矯詐陰賊退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雲睚眦者顧  
盼已擠溝壑傲狠明德反易天常播越鑿輿瘡痍天下惟相公  
執奏事尚可救二相不悅改命舍人草詞復不下奏杞為政窮  
極凶惡三軍將校願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讐漢時三光失  
序雨暘不時皆罪宰相小則免官大則刑戮杞罪合至死陛下



好生惡殺。得免爲幸。旋復近移。今除刺史。是失天下之望。伏惟  
聖意裁擇。上謂盧杞不逮。是朕之過。高再覆奏曰。杞姦欺挾詐。  
非止不逮。上曰。已赦。高曰。赦乃其罪。不宜授任。陛下憂念黎民。  
其饒州大郡。命以作牧。是一州蒼生。咸受其弊。望引常參官顧  
尚。并擇謹厚中官。採聽億兆。苟有異言。臣甘萬死。翌日上御延  
英。復語宰臣。欲授一小州。李勉奏曰。由陛下言。大郡亦可。其如  
兆庶失望。何。上默然。命追饒州制。遣使宣慰。高云。朕思卿言當  
理。故依所奏。李泌再拜曰。某日外間竊議。陛下漢之桓靈。臣今  
乃知堯舜復見。太子少保韋倫。太府卿張獻恭。又奏高言勁挺。  
正乃陛下諫臣之良望。加優異。帝頷之。尋卒于官。年六十。中外  
莫惜。憲宗朝。李吉甫言其忠。鯁詔贈禮部尚書。

盧景亮。字長晦。幽州范陽人。少孤。學無不覽。第進士宏詞二科。

授秘書郎。荆南張延賞表爲枝江尉。復掌書記。入遷右補闕。志  
意峯然。多激發。與穆質同在諫地。數上書。鯁毅無所回。時與陳  
京趙需裴佖宇文炫張薦共論。盧杞當政。要地大臣踰時月不  
得對。百官懷懷。若兵在頸。若復起。川姦賊唾掌。復起。帝大怒。李  
泌劾以漏所上語。引善在。已歸。過在君貶。爲朗州司馬。質亦斥  
去。廢抑二十年至。憲宗時。由和州別駕名。還再遷中書舍人。生  
平善屬文。根於忠仁。有經國志。嘗謂人君足食足兵。而又得士  
天下。方可謂理。乃起軒頊。以至于唐。剏治道之要。著書上下篇。  
號三足記。又作答問言。輓運大較。及陳西戎利害。切指當世公  
卿。伏其識達。古今元和初。疾卒。贈禮部侍郎。  
許孟容。字公範。長安人。父鳴謙。究通易象。官至撫州刺史。孟容  
少以文辭知名。長究王氏易。中進士。明經甲科。授校書郎。辟荆

襄黜陟使趙贊判官并徐州張建封從事四遷侍御史李納揚言入寇建封遣將吏告諭不聽孟容單車詣納爲陳逆順禍福之計納卽追兵修好表授濠州刺史德宗知其才徵爲禮部員外郎奏止公主子請補弘文崇文館生主訴于上執以令式遂止遷郎中帝降誕日御麟德殿命登座與釋老之徒講論遷給事中奸時縣風雹傷麥上命宦官覆視不實奪京尹顧少連已下俸孟容執奏當擇憲官驗察轉審隱欺益昭觀聽事雖無及公議是之駁奏浙東觀察判官齊總授衢州刺史攝都團練副使比者兵戎所興有不獲已而超授者今備無他虞總無殊績以剝下進奉希恩超授羣情驚駭詔乃留中復於延英召諭使百執事執法皆如卿朕何憂也時自袁高爭盧杞後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至孟容數有論駁聞者莫不感上之聽納嘉

孟容之能官貞元十九年夏旱上避殿減膳禱祀已遍不雨上疏臣歷觀自古天人交感未有不山百姓急切利病關邦家遠大教令者京師萬國所會戶部所掌本防緩急別用今此炎旱宜亥百餘萬貫代億兆一年差科實陛下魏德睿謀天下鼓舞歌揚者也復更省察庶政之中有流移征防當還而未還者徒役禁錮當釋而未釋者逋懸饋送當免而未免者沉滯鬱抑當伸而未伸者悉令有司條列聞奏下詔所在卽時施行如是而神不監歲不稔古未之有其意本因帝心尅忌流貶動十數年不肯量移故奏此以諷然終貞元世亦罕有遷移者帝病其太切改太常少卿元和四年拜京兆尹賜紫時久優遇神策諸軍會其將李昱犯法遣吏收捕一軍盡驚奔訴于上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械繫不遣奏以臣職司輦轂合爲陛下彈壓豪

強上嘉其舉職許之。自此豪右斂迹。威望大震。歷刑兵禮三部。侍郎知貢舉。頗抑浮華。選擇才藝。出爲河南尹。亦有威名。徵拜吏部侍郎。盜殺武元衡。獨詣中書雪涕。言曰。昔漢廷有一汲黯。姦臣尚爲寢謀。今主上英明。而狂賊敢爾無狀。尚謂國有人乎。宜急起裴度爲相。令主兵柄。大索姦黨。窮究其源。帝皆從之。俄更太常卿。歷尚書左右丞。奉詔宣慰汴宋。陳許河陽行營諸軍。復拜東都留守。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保。諡曰憲。爲人方正。勁挺。富有文學。能折衷禮法。考詳訓典。素好推轂。樂善士。多稱許之。弟季同。著韋臯西川判官。劉闢反。棄妻子逃歸。拜監察御史。歷長安令。再遷兵部郎中。徙京兆少尹。元義方以爲宰相。李絳私其同年。帝以問絳。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進士明經歲百人。吏部至千人。皆四海九州。偶中此舉。私稱同年。本非親與舊也。今季同以兄嫌。徙少尹。豈臣所助耶。且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臣備位宰相。設有才雖親舊。當自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非天子用人意。帝然之。後至大理卿。終宣歙觀察使。

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曾祖紹宗。右拾遺。祖霽。殿中侍御史。父長卿。右衛倉曹參軍。元膺姿儀瓌秀。質度雄偉。望之者儼然。公侯之器。初遊京師。謁故相齊映。北爲婁郝之類。建中初。擢賢良高第。授同州安邑尉。刺史侯鑄聞其名。辟爲長春宮判官。李懷光亂。解官潛跡。貞元初。論惟明王。樞樞相繼。北庭留署使。職咨以軍政。由監察轉殿中侍御史。母憂。服闋。除右司員外郎。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遇歲終。閤內有一囚泣告。父母俱在。願及元日一見過。此復還憐。而縱之。及期。果至。由是羣盜感義。悉避境去。元和初。徵拜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歷諫議

大夫給事中規諫駁議大稱舉職與穆質孟簡許孟容等八人  
抗論吐突承璀不宜爲帥總兵指諭明切憲宗納之外轉同州  
刺史中謝上問時政得失悉前論奏嘉其辭氣激切翌日語宰  
相曰元膺讜言直氣宜留左右使言得失奈何出之李藩裴垍  
賀曰陛下納諫諍超百王乃宗社無疆之休臣等不能廣求端  
士又不能數進忠言孤負聖心合當罪戾敢不承命尋兼皇太  
子侍讀賜以金紫拜御史中丞未幾除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  
守者以真僞莫辨不聽明日擢爲大將名拜尚書左丞封還潘  
孟陽與王遂外除詔請明示枉直以顯褒懲不宜皆假美詞江  
西觀察裴堪奏虔州刺史李將順賊狀不加覆按遽貶道州司  
戶奏以人心不服不可爲天下法請發御史按問成不能奪俄  
以淮西用兵特選爲東都留守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都  
畿防禦使舊例賜旗甲與方鎮同及是受任不賜朝論謂不宜  
削其儀制以沮威望諫官又援華汝壽三州例上併數處罷之  
自是留守不賜旗甲境之西南通鄧虢川谷深阻多鹿豕人燧  
悍善鬪業射獵不事農號爲山柵權德輿將羈縻之未克李師  
道多買田衣食之往來旣熟吏不之辨十年七月東都邸院見  
防禦兵盡戍伊闕潛集山柵授之以甲將焚宮室肆殺掠已烹  
牛享衆明日遂出會小將楊進李再興告變都城震恐守兵寡  
弱不足倚賴元膺坐皇城門指使部分意氣自若以故居人帖  
然亟追伊闕兵圍之毀墉而入賊衆突出圍兵奔駭賊攜孥團  
結出長夏門轉掠郊野東濟伊水望山而去復誠境上兵重購  
以捕數月有賣鹿者引官兵圍於谷中盡獲之其魁乃中岳寺  
僧圓淨舊爲史思明將年踰八十勇悍過人命健兒折其脛不

得臨刑歎曰衆誤我事不使洛城流血數年改河中尹充節度使居鎮堅正自處監軍及中人往來無不敬憚入拜吏部侍郎疾辭改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二贈吏部尚書爲人學識深遠處事裁宜必諒大體正色立朝業官行已始終無玷人士咸敬服之

孔幾字君嚴巢父從子擢進士辟鄭滑節度判官盧羣卒總攝留務監軍楊志謙以氣凌之幾無所屈降入爲侍御史元和初擢諫議大夫條上四事一官冗多濫二吏怠不肅三田蕪不墾四權酷爲弊憲宗許以侃然忠讜有諫臣體吐突承瓘坐受劉希光賂斥淮南監軍舍人李涉知帝眷不衰希意言承瓘有功不可棄幾奏涉交結近倖熒惑罔上斥爲峽州司倉參軍宦寵側目人爲危之幾方高步自適所志軒軒甚得俄兼太子侍讀

博陵崔易簡殺從父兄京尹翻異其情咸慷慨論正卒貶少和殺易簡奪尹俸三月復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應役凡四十三萬人歷大理卿國子祭酒出爲華州刺史會嶺南崔詠死帝問裴度頃論罷蚶菜者今安在度以幾對卽拜嶺南節度使素性清儉旣至免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稅金八百兩以法繩吏凡刺史俸料外約不得爲貪暴禁以女口鬻者相約不敢犯士有被罪放斥百餘族拔用其才不能歸者廩之更爲嫁娶葦蕃舶下碇稅闕貨宴所餉犀琲下及僕隸一無所求海商死查苟有驗悉推與之有詔代祀海神必躬往致敬自貞元中黃洞諸蠻叛容桂利鹵掠且幸有功致累歲發江湖兵士多瘴死安南乘之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裴行立

容管陽旻皆無功憂死獨戮不邀近功旻然大治穆宗立召爲  
吏部侍郎改右散騎常侍至尚書左丞雅善韓愈遺書言吾年  
七十一宜去爲左丞不能進退百官二宜去愈疏留之言臣與  
戮同在南省其人守節論議平正憂國忘家用意至到雖及懸  
車筋力耳目未衰陛下不宜苟順其求宜賜以安車几杖如漢  
故事不報遂以禮部尚書致仕歲致羊酒存問踰三年卒贈兵  
部尚書諡曰貞子遵孺溫裕皆登進士大中以後迭居顯職溫  
裕位京兆尹天平軍節度使

武儒衡字廷碩宰相元衡從弟其人才度俊偉氣直貌壯言不  
妄發與人交終始不渝相國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  
多垢衣敗服以冀其知獨儒衡謁見未嘗輒易與之正言直論  
一日忘倦餘慶因而重之憲宗以兄故待之甚厚累遷戶部郎

中十二年權知諫議大夫事尋兼知制誥疏論皇甫鏘剝下媚  
上時無彘言其非者鏘乃密訴其事帝以爲報怨鏘不敢復言  
將遂大用令狐楚忘其氣岸高雅論事風裁用計沮之以離其  
寵乃召襄陽從事狄兼謨爲拾遺兼謨乃梁公後楚自草制詞  
盛推仁傑功痛抑武氏以指切儒衡衡自以曾祖平一在天后  
朝辭榮終老不涉於累泣訴帝前帝再三撫慰自是薄楚之爲  
人儒衡卒以守道不回嫉惡太甚終不至大任尋拜中書舍人  
深鄙元稹附合權倖會食瓜蠅集于上以扇搯之曰適從何處  
而來遽集于此同僚皆失色獨意氣自若後終禮部侍郎年五  
十六贈工部尚書

史部神部後右散騎常侍至尚書左丞雅善律會遺書  
古六部工精尚書不能進退百官  
補少徽集行世同齋許大司馬意原自昔發絲斷暗許源  
乘端示顯世名顯時有後承繼承平士以暴暴之曰盛  
人論商李以中並不同知想人出終不至大丑暴中書舍人  
博編榮絲香不越效學或時帝和帝再三無慈自景蕪焚之  
盜賊二類也祿味死及以能四論論濟自以會順平一亦天  
寶八白襄恩炎非火兼黃為外豐果點以樂公發焚自草師  
殊遂大阻合融雙忘其豫舉高非論車風楚用指其之以聽其  
上執無類其非香晚改密指其非香以無辨惑驗不效言  
中十二平蠶味齋齋大夫事推兼味也而論論皇甫驗味不效

弘簡錄卷三十九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唐五之四

薛存誠 子廷老 孫保遜 王源中 崔從 兄能 李渤 裴潏 張臯

李中敏 附李欽 李甘 楊虞卿 父寧弟漢公 兄汝士 劉栖楚

高元裕 兄少逸 子曠 張仲方 敬晦 祖括 鄭裔綽 溫造 父信 子璋

魏謩 狄兼謨 牛叢 從子微 司空圖 孟昭圖

薛存誠字資明河東寶鼎人父勝工為文嘗作拔河賦詞致瀏  
亮為時所稱存誠第進士累辟使府元和初任監察御史知館  
驛時討劉闢郵傳多事特令中官領使表奏以為有傷公體罷  
之轉殿中侍御史裴拍擢為起居郎歷度支司勳二員外刑兵

弘簡錄

卷三十九

臺諫唐四

二部郎中兼知雜御史進給事中奏瓊林庫使占工徒太廣此皆姦人竄名避役不可許并咸陽尉袁儋與神策軍相競儋反受罰二勅皆執不下上悅命中使宣慰拜御史中丞于頔杜黃裳家私事發連逮僧鑒虛下獄存誠案鞫鑒虛自貞元中交結權倖招懷賂遺得姦賊數十萬當以大辟權要更爲保救詔令釋放存誠不奉詔上令中使宣旨朕須此僧面詰非赦之存誠附奏鑒虛罪款已具陛下若欲赦之請先殺臣上嘉其守從之竟爲抵死洪州監軍高重昌因部將韋岳誣奏信州刺史李位名集方士圖謀不軌迨赴京師令仗內鞠問存誠與孔戣三表請付外推時非論誅罪在不測及推無狀位竟得雪岳坐誣罔誅方擬柄用病卒憲宗悼惜贈刑部侍郎生平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容

延老字商叟登進士講正有父風竇屠爲若拾遺時敬宗暴恣營造清思殿用度不貲與同僚舒元褒入閣奏臣伏見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多從宣出伏恐綱紀漸壞姦邪恣行上厲聲曰更諫何事元褒奏近日宮中修造太多上色變曰何處修造元褒不能對廷老進曰臣等職是諫官凡有所聞卽合論奏莫知修造之所但見在外運瓦葺木卽知有所營造乞陛下勿罪臣言帝曰已知李逢吉惡其言切直擢任史館修撰冀以少間值鄭注用事廣州節度鄭權附之悉盜公庫寶貨輸注家以酬恩廷老復上疏請按權罪由是倖臣切齒又論逢吉黨張權輿程昔範不當居諫列逢吉大怒出爲臨晉令文宗卽位名爲殿中侍御史李讓夷薦爲翰林學士然性放逸嗜酒酣醉上不說并讓夷罷之尋拜刑部員外轉郎中開成三年遷給事



史補卷之九  
中在公卿間侃侃不求虛譽推爲正人卒贈刑部侍郎孫保遜  
登進士亦位至給事中曾孫昭緯乾寧中爲禮部侍郎貢舉得  
人文章秀麗爲崔胤所惡出爲礪州刺史卒

王源中字正蒙擢進士宏詞二科累遷左補闕憲宗朝直諫知  
名上言中官領禁兵數捕臺府吏屬亂法繫軍中夫臺憲者朝  
廷紀綱之地府縣責成之所設吏有罪宜歸有司無令北軍反  
勝南衙麾下重於仗內帝納其言累遷戶部郎中陞侍郎擢翰  
林學士進承旨性嗜酒帝召之醉不能見出爲山南西道節度  
使入拜刑部侍郎未幾改天平軍節度使卒贈右僕射生平澹  
於名利率身治人居以約而行簡當時咨美之

崔從字子又曾祖融別傳父異渠州刺史從少孤貧寓居太原  
與仲兄能同隱山林苦心力學屬歲兵荒食常絕共採草木之  
實飲水淒衡講誦不輟怡然終日不出山巖如是者十年貞元  
初登第調山南巖震府推官待以殊禮父憂弟兄同廬墓側手  
植松栢免喪不應辟命久之韋阜開西南夷置兩路轉運奏從  
掌西山運務權知邛州獲前守所失真盜釋在獄寃者頃之劉  
闢以逆謀告遺書諭以禍福闢怒攻之嬰城堅守州得完盧坦  
表爲宣州團練觀察副使元和初入爲殿中侍御史遷吏部員  
外郎故事給選者牒以先後丐昧從立法一限出之九年裴度  
奏爲知雜御史又薦代已拜御史中丞自負嚴偉氣貌孤峻彈  
奏不避權作風望凜然或事關臺閣有付仗內者必抗章論列  
請歸有司選辟御史必先質重廉退者論劾京兆尹李翊爲莊  
憲太后山陵橋道使務減末費以要功至道路不治轎車留涓  
橋不得進時翊方有寵朝議稱之改給事中數月出爲陝虢觀

察使賜紫金魚袋入遷尚書右丞。遷充王承宗宣諭使。議者疑其奸譎。田弘正請以五百騎隨。却之。獨偕僚從十數。單騎疾趨。至鎮州。集軍毬場。為陳逆順大節。音辭暢厲。士咸感動。承宗不覺自失。禮貌愈恭。至泣下。即按德棣二州戶口符印上之。選欲大用以用事者。求賂不答。出為出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初。轉左丞。檢校禮部尚書。移鎮丹延鄜坊屬部。多神策屯軍。亂法驕橫。吏不能制。一繩以法。惕然畏服。黨項互市羊馬。類先遣帥守。從不取。但絕其潛盜。厚慰待之。入為吏部侍郎。改太常卿。寶曆初。為東都留守。故事。留司官入宮城。門列晨衙。久廢。復行。太和三年。召拜戶部尚書。與德裕善。宗閔不喜。遂求致仕。除賓客分司。眾議不平。復起為檢校左僕射。淮南節度使。平折官吏。作給悉罷。交易貲產。奴婢員錢及畜羊口。筭并麩麥。羸卒年七十二。贈

司空。諡曰貞。為人恭讓。自處立朝。正色澹於榮利。門當列戟。不自請。四為大鎮。內無聲妓。娛玩亦鮮。人以為賢。能字子才。佐渾瑊幕府。進累侍御史。表為鄭儋河東判官。累遷黔中觀察使。以讒半貶。從為中丞。奏以自代。由將作監授嶺南節度使。兄弟皆秉節。旌世傳為榮。卒年六十八。贈禮部尚書。子彥曾。李勣字潛之。魏橫野將軍。申國公。發之裔。祖玄珪。衛尉寺簿。父鈞。殿中侍御史。坐匿母喪。獲譴。勣不肯仕。與仲兄涉偕隱廬山。高自許可。刻志問學。嘗恨列禦寇拒粟。妻怒之。不稱其為婦。樂羊子拾金。妻讓之。不稱其為夫。惟接輿老萊。黔婁於陵。王仲孺。梁鴻六人。同德高蹈。為圖并讚。以自儆。久之。更徙少室山。元和初。侍郎李奕諫。議韋况交薦。召為右拾遺。固辭。不拜。令河南少尹杜兼將幣。即山敦促。勣上書謝曰。昔屠羊說有言。位三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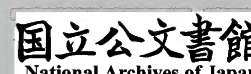
祿萬鍾。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妄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已。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韓愈遺書規之。謂宜乘此時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畜積。以補綴盛德之闕。利加於時。名垂將來。過此則無其時矣。勸心善其言。始移家就東都。聞朝廷有闕政。輒附章列上。進平淮西三術。一曰感。二曰守。三曰戰。感不成。不失為守。守不成。不失為戰。又上禦戎新錄。幡然而起。授著作郎。歲餘。轉右補闕。以直忤旨。下遷丹王府諮議參軍。分司東都。十三年。上言。至德以來。天下思致。治平。訖今。不稱者。人倦而不知變。今天以變通之運。遣陛下。若順而革之。則功業悠久。宜乘平蔡之勢。以德羈服。恆克則恩威暢矣。昔舜禹以匹夫宅四海。其烈如彼。今以五聖營太平。其難如此。臣聞宰相辭。臣蘊術。術畧啓沃。有所未盡。使陛下翹然思文。或壽湯而不獲也。宜正六官。敘九疇。修王制。崇孝悌。敦九族。廣諫路。黜選舉。復俊造。定四民。省佛老。明法行令。治兵禦戎。博引海內名儒。大開學館。與羣臣參講。其有據經稽古。應時便俗者。相與切磋。復作制度。合宣父繼周之言。謹上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辨。讐身雖處外。志存朝廷。表疏凡四十五。獻擢為庫部員外郎。深惡皇甫鉞之徒。與利上言。渭南長源鄉戶四百。今纔四十。閩鄉戶三十。今止十。他州縣類此。推其弊。始於聚斂之臣。攤逃人之賦。均責未逃者。若抵石于井。非及泉不止。願賜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農。夫農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憲宗得奏。咨駭。鉞等惡其峭直。觸意乃謝病歸。穆宗立。召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考奏。宰相蕭俛段文昌。崔植不推至公。陳先王道。德士之邪。正混然無章。又不振校舊典。復百司之本。使尸祿有

所懼陛下比幸驪山學士杜元穎不先事以諫陷君於過俊與元穎等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常侍張惟素右常侍李益諫幸驪山鄭覃等諫收游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崔元略當考上下以前考于鞏賄死不實請降中中許季同應考中下以頃陷劉闢棄家來歸宜補過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修舉考應中上以封母捨嫡而追所生請考中下奏入宰相令郎中馮宿取歲中善惡爲上下校京官四品以下黜陟之由三品以上清望官歲進名聽內考非有司所得專勅議遂廢元穎等惡之會田弘正表爲節度副使奏泐外交方鎮賣直售名不宜在朝出爲虔州刺史奏還信州移稅錢二百萬免賦米二萬石廢冗役千六百人觀察使上狀不閱歲改刺汀州治湖堤七百步使人不病涉會度支張平叔斂天下逋租勸言臣州治田旱死者十九若狗度支所斂天下必謂陛下當此大旱猶責三十年逋賦臣不能奉詔下不忍民窮無所逃死請放歸田墾有詔蠲責入爲職方郎中進諫議大夫勸敬宗早朝益晏自劾不能移人主意請出閣待罪疏言入閣羣臣皆布路跛倚憂思憤結二者旣積災釁必生小則爲旱爲孽大則爲兵爲亂禮三諫不聽則逃之臣至三諫恐危及社稷今左右常侍職在規諷循默不事不如罷之俄充理甌使事小妄訴者輒加所坐一等冒越稍沮時政移近侍紀律蕩然獨勁正不顧患封章不絕進擢給事中賜金紫內五坊卒夜鬪傷鄆縣民令崔發救吏捧捕因及中人帝怒收發送御史獄已而中人數十持梃擊發幾死泐疏縣令辱中人與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令罪在赦前而中人在赦後不寘于法臣恐四裔聞之悖慢之心生矣發母卽韋貫之姊年

八十股憂成疾宰相李逢吉爲言帝赦之奪其官至文宗川爲  
懷州刺史又劾神策軍在慢城匿京兆進食牙盤帝以問左右  
皆曰無之帝謂渤有黨出爲桂管觀察使桂有灘水出海陽山  
世言秦史祿伐粵所鑿馬援討徵側復治以通餽久而潰毀至  
卽醜浚舊道鄣泄有宜舟楫利焉踰年以病歸洛太和甲拜  
太子賓客卒年五十九贈禮部尚書爲人孤操自將不苟合於  
世人咸謂之沽激屢以言斥而忤直不少衰守節者尚之子祝  
進士

裴潏河東聞喜人少篤學善隸書以蔭仕元和初累遷左補闕  
嘗諫宦人任館驛使驛既有官專主內復以京兆尹外道有觀  
察使刺史有過闕又以御史明科條督責之誰不惕懼若復以  
內臣領之職分亂矣宜塞侵官之原杜出位之漸帝雖不用而

嘉其忠擢起居舍人帝喜方士韋山甫等潏諫曰除天下之字  
者當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當享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  
顓頊堯舜禹湯文武咸以功濟生人天皆報以耆壽垂榮無疆  
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庶攘剗大凶復張太平賓禮賢俊  
待以終始神功聖德前古所不及天地宗廟必相以億萬斯年  
今乃信方士以丹術自神更相稱引詭爲陛下延年臣謂士有  
道者必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謁貴近自鬻其伎哉今所  
至非曰知道咸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爲神以誅權賄僞窮情得  
不恥遁亡豈可信厥術御其藥哉臣聞天之生人以食味別聲  
被色三者具備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水火鹽梅以烹魚肉宰夫  
和之君子食之以平其心三牲五穀稟五行以生發爲五味所  
以奉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彊若乃藥劑者所以禦疾豈常進之



餌哉况又金石酷烈而燒治積年包炎產毒未可易制秦漢方士皆可驗視禮君之藥臣先嘗父之藥子先嘗願以所劑俾其人服之竟一歲以考真偽則無不驗矣帝怒貶江陵令穆宗誅柳泌等益思潏知言名為兵部員外遷刑部郎中前率府參軍曲元衡杖民柏公成母死公成受賕不訴有司以死在辜外推元衡父陰贖金潏議杖捶者官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罪必請有司明不敢擅今元衡非在官母非所部不可以蔭免公成利母之死取賄仇家逆天性當伏誅詔縱之乃流元衡論公成死久之擢給事中出更汝華二州刺史名為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遷左散騎常待集賢殿學士拜兵刑二部侍郎河南尹卒贈戶部尚書諡曰敬生平以道義自任悉心事上尤疾朋黨故不為權近所知 袁古今辭章為續文選號太和通選當時文士

皆不取 穆宗復 啟方士有布衣張臯上疏曰神慮濇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務自順養不以外物撓耳目聲色敗情性往往和平自臻福慶用昌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詩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天人之符也矧聞藥以攻疾若無疾安用藥耶孫思邈有言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賊氣為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夫寒暑為賊節宜乖度有資於醫尚當重慎故禮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爾况天子乎以先帝鑒誠陛下所自知奈何復蹈前轍以迎後悔帝善其言訪之不獲

李中敏字藏之系出隴西元和申擢第性剛峭與杜牧李欵李甘善其文辭氣節大抵相上下沈傳師觀察江西辟為判官入拜侍御史太和六年大旱應詔上言雨不時降夏陽驕憊苗欲

稿枯陛下憂勤降德音俾下得盡言昔聞東海誤殺一孝婦大  
旱三年臣頃推囚有華封儒殺良家三子陛下赦其死臣謂三  
人者亦陛下赤子也神策士李秀殺平民以禁衛止坐流宋申  
錫之枉天下知之何惜斬一注以快忠臣之冤天且必雨帝不  
省遂謝病歸潁陽注誅歷司門司勳二員外郎遷諫議大夫為  
理匭使上言凡設匭室為下開必達之路廣聰明直枉結若先  
上副有司得裁可否恐事不重密非令窮塞得自申意請一裁  
諸上詔可遷給事中駁仇士良蔭子開府請問何從得來士良  
慙志坐是復棄官去開成末歷姿杭二州刺史卒于官 欵字

言源長慶初進士為侍御史鄭注自邠寧入朝欵伏閣劾奏內  
通勅使外連朝官兩地往來十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  
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推劾章數十上王守澄皆匿之欵  
被斥去注死起為倉部員外郎累遷江西觀察使終涇王傅  
甘字和鼎長慶末登進士連舉賢良異等累擢侍御史鄭注侍  
講禁中求宰相朝廷譁言將用之甘顯倡曰宰相代天理物當  
先德望後文藝注何入欲得之白麻若出我必取壞坐是以輕  
肆謫封州司馬而終

楊虞卿字師臯虢州弘農人祖燕客父寧有高操談辨可喜擢  
明經調臨渙簿棄官還與陽城為莫逆交復與並徵表陝虢觀  
察李齊運幕府入尹京又表奉先主簿拜監察御史順宗初召  
為殿中侍御史終國子祭酒 虞卿與從兄汝士皆中進士宏

引金  
卷三十九  
辭二科弟漢公進士拔萃兄弟皆性柔佞能阿附權幸倚爲姦  
利每邀取科第占員闕無不如意升沉取捨出其牙頰爭奔向  
之時人語曰欲趨場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所指謂蘇景  
胤張元夫虞卿汝士漢公也虞卿初授校書郎抵淮南委婚幣  
悉以所資助客陳商葬其先元和末擢監察御史上疏穆宗臣  
聞堯舜以天下爲憂不聞以位爲樂矧今北部方梗西戎弗靖  
兩河有瘡疖之虞五嶺罹氛厲之役人之疾苦積下朝之制度  
莫修邊亡見儲國川寢屈固未可高枕而息也陛下初臨萬機  
宜有憂天下心當日見輔臣公卿百執事垂意下問使四方內  
外灼有所聞今聽政六十日入對延英承聖問者三數大臣又  
皆鞠躬隕越隨旨上下其餘偕入齊出無所咨詢諫臣盈廷忠  
言六問臣實羞之此由君太尊臣太卑主恩疏而正路塞故雖

陟降清宴若隔天淵誠使朝夕燕閑進見無時則君臣情接而  
治道得矣臣愚謂陛下神聖雖如五帝猶宜周爰顧逮惠以詞  
色使支體相成君臣昭明天子求治於宰相宰相求治於臣等  
孜孜進諫切切言論此而不治未之有也自古以來居危思安  
之心同而居安思危之心異故不得重見聖明時又有衡山布  
衣趙知微亦上書指言劾優在側馳騁無度內色外禽辭頗危  
切帝詔宰相懋謝因是更賀天子納諫然實不能用俄詔行勞  
西北邊還遷侍御史改禮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坐  
發曹史李寶等鬻僞告調官事連親吏家奴免官及李宗閔牛  
僧孺輔政起爲右司郎中拜諫議大夫克弘文館學士再遷給  
事中宗閔待虞卿尤厚就黨中最能倡和故號黨魁德裕拜相  
出任常州刺史宗閔復入名爲工部侍郎遷京兆尹會京師訛



言鄧注修治金丹欲取小兒心肝民相驚恐帝聞不悅注約李  
訓奏此語出京兆從人傳布都下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  
別傳其說帝大怒下詔獄漢公及諸子知進等八人自囚稱寃  
虞卿得釋貶虔州司戶參軍而死子知進堪皆登進士知進歷  
戶部都官二郎中堪庫吏二部員外郎漢公字用又始辟典  
元李絳幕府遷戶部員外司封郎中兼史館修撰坐累下除舒  
州刺史徙湖亳蘇三州歷桂管浙東觀察荆南節度使名爲工  
部尚書被賊劾降秘書監遷國子祭酒素結左右以爲奧助權  
同州刺史久之更宣武天平兩節度使卒子籌範仕亦顯汝  
士字慕巢累辟使府長慶元年爲右補闕山戶部員外引爲中  
書舍人遷職方郎中知制誥開成初歷兵吏二部侍郎爲東川  
節度使終刑部尚書二子亦登進士知溫累官至禮部郎中知  
制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轉左丞出爲河南尹陝虢觀察使檢  
校兵部尚書荆南節度使知至累比部郎中知制誥與宰相劉  
瞻厚善瞻得罪貶瓊州司馬起爲諫議大夫京兆尹戶部侍郎  
時楊氏赫爲冠族所居靖恭里兄弟並列門戟咸通後在臺省  
方鎮率十餘人

劉栖楚本鎮州小史王承宗以事繩之栖楚固爭以首觸地竟  
不能奪其猛銳悉類此久之得除鄧州司倉參軍與王士則懼  
禍奔京師李逢吉欲逐裴度李紳問計于張又新李續之咸曰  
縉紳皆自惜羽毛孰肯爲公出身搏擊須得非常之士如栖楚  
者任爲諫官令伺紳過日於上前暴揚之恩寵必替縱不然過  
在栖楚不以累公乃擢右拾遺卒遂其計嘗諫敬宗前世帝王  
初嗣位皆親庶政坐以待旦陛下新卽位安臥寢內日晏乃作

張簡錄 卷三十一  
大行殯宮密邇鼓吹之聲日聞諸朝且憲宗及先帝皆長君朝夕恪勤四方猶有叛者陛下以少主踐祚未幾惡德流布恐福祚之不長也臣以諫為官使陛下負天下譏請碎首以謝遂頓叩龍墀流血被面逢吉傳詔止之令待上旨栖楚捧首立帝動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請死于此有詔慰諭乃出遷起居郎辭疾歸洛後諫官對延英帝問向廷爭者在耶擢以諫議大夫賜紫金魚袋未幾宣授刑部侍郎故事侍郎無宣授者逢吉喜助已故不次任之數月改京兆尹嚴峻誅罰不避權豪諸惡少竄名北軍平時恃以凌籍衣冠有罪則逃軍中無敢捕至是一切窮治不閱旬宿姦老蠹為之斂迹然性本詭激敢為怪行。乘險抵熾常詣宰相厲色慢辭若無顧藉內實恃權怙寵以干憲。韋處厚惡之出為桂管觀察使卒贈左散騎常侍

高元裕字景圭本名允中祖魁父集皆渤海人元裕第進士累辟使府為監察御史首諫敬宗怠玩不親大臣西頭之勢重于南衙樞密之權過於宰相人為危之太和中轉右補闕過商州遇方士趙歸真擅乘驛馬命左右奪之還具以聞俄換侍御史內供奉李宗閔高其節擢諫議大夫進中書舍人嘗草鄭注制直稱以醫術得進注愧憾坐宗閔黨貶閩州刺史注死復授諫議充翰林侍講學士兼莊恪太子賓客進御史中丞建言紀綱之地官屬須得實材有不稱者請罷之遂奪監察御史杜宣猷柳瓌崔郢侍御史魏中庸高弘簡等職又請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本號外臺元和中李夷簡因請按察州縣風俗舉劾不法後益不職及是咸諫本臺中尉仇士良誣藍田民賀蘭進興謀反捕繫軍中疏言決獄當與眾共今不以付刑部大理而

獨留仗內法有輕重何從而知請悉付外從之會昌中爲京兆尹轉尚書左丞領吏部選出爲宣歙觀察使大中初拜刑部尚書俄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渤海郡公奏蠲逋賦甚衆居鎮五年召爲吏部尚書卒于道年七十六贈右僕射爲人性勤約通經術敏於爲吏巖巖有風采推重於時上擇代爲侍講者自表兄少逸才可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遷少逸長慶末爲侍御史遷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會昌中進給事中多所封奏大中初出爲陝虢觀察使檢校吏部尚書奏中人鞭峽石驛吏以責供應宣宗怒謫隸恭陵自是權倖斂手入爲左散騎常侍拜兵部尚書致仕卒子璩字瑩之第進士累佐使府以左拾遺爲翰林學士擢諫議大夫懿宗時拜劍南東川節度使召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交游醜雜進取多蹊閱月卒贈司空諡曰刺

張仲方宰相九齡從孫祖九皐父抗仲方生而岐秀父友高郢見之許爲將來國器吾得位必振起之貞元中擢進士連中宏辭爲集賢校理母喪服闋補秘書正字調咸陽尉從事邠州郢名入授侍御史累倉部員外郎坐呂溫等劾李吉甫不實註謾朋黨出爲金州刺史有宦人奪民田三疏申理卒與民直入轉度支郎中吉甫卒因挾前怨奏博士尉遲汾請諡敬憲詳其素行有所未當憲宗方用兵疾其詆訐貶爲遂州司馬遷河南少尹鄭州刺史高祖微時嘗宦是州尚有爲太宗祈福石像一軀在滎陽大海佛寺久而剝毀敕吏治護鏤石以聞敬宗立李程引爲諫議大夫論諫堅苦延英而陳王播造競渡舟三十艘度用半歲運費帝爲減三之二又諫幸華清宮以爲萬乘所在必具葆衛不宜輕行損失威重帝雖不從猶見慰勞時論咸以爲

美太和初出爲福建觀察使召還進左散騎常侍李德裕復出之東都罷還舊職李訓之變大臣誅繫翌日閣門使馬元贄傳詔可京兆尹首先遣吏密識諸大臣并家口男女屍骸俄許收葬故不相亂已而禁軍橫出撓政不能有所糾繩出爲華州刺史在職無異政入授秘書監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封曲江縣伯卒年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諡曰成生平貞確自立頗著風節終以駁諡爲其黨所疾不至顯位人士惜之有文集三十卷兄仲端都昌令弟仲孚監察御史

敬晦字日彰河東人祖括字叔弓與諸孫昕暉晦昉俱登進士括少以文詞稱連登制科遷右拾遺內供奉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惡不附已外除果州刺史進累給事中兵部侍郎大理卿賦性深厚立志簡淡在職不求名大曆初周智允伏誅

良擢爲同州刺史歲餘人拜御史大夫推誠待下持重養望弗

以私害公士頗稱之晦初辟山南東幕府時帥政乖法制陵頹同列馬曙引大吏廷責之吏不引咎走訴諸府牙將雜語以申吏枉晦讓諸將曰吏冒軍名公等不能詰奈何反與爲伍衆愧謝園府咨美武宗擢諫議大夫疏論趙歸真詐罔天子宰相因吳湘獄罪御史極言非是不少回縱大中間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浙西觀察使南方連饑詔弛糶酒茗官用告之晦處身儉勤費力遂充徙兗海節度使終太子賓客贈兵部尚書諡曰肅昕亦至河陽節度使睥終右散騎常侍

鄭裔綽宰相覃子性峭立有父風李德裕知之由門蔭擢渭南尉進直弘文館累遷諫議大夫宣宗初政諫臣規正無不聽納時劉潼被責未久除鄭州刺史復遷桂管觀察裔綽固乎帝已

遣使頒詔遠追罷之遷給事中與鄭公興封還楊漢公遷同州  
刺史制書有爲漢公地者遂不易會賜宴禁中乘上擊毬至門  
下又奏同州乃太祖興王重地陛下爲子孫當慎所付奈何私  
以與人帝變色翌日出爲商州刺史時猶衣綠因詔賜緋魚後  
由秘書監遷浙東觀察使終太子少保

溫造字簡輿大雅四世孫祖景備南鄭令父信字輔國常從顏  
真卿守平原李光弼厚遇之薛嵩薦授太常丞嵩罷屏居郊外  
世推其高節造姿表異傑性嗜學不喜試吏自負節槩少所降  
志隱居王屋山漁釣逍遙爲事張建封刺壽州致書幣招禮欣  
然從之咨詢動靜不敢縻以職及鎮彭門造歸下邳有高天下  
之心建封恐失之妻以兄女時年三十二李希烈叛德宗以范  
陽劉濟方輸忠款未能盡達朝廷倚賴之意密詔建封遷特達

識略之士往喻始強署造節度參謀奉使幽州傳達上詔濟感  
而流涕曰僻在遐裔不知天子神聖大臣忠盡願得率先諸侯  
效死節還奏上召至京愛其才尚未及用穆宗即位授京府司  
錄參軍遷殿中侍御史旣而劉總請以所部九州聽命復恐書  
詔未盡深意遷授起居舍人賜緋魚袋奉使宣諭辭言臣府縣  
走吏初受憲職望輕事重恐辱國命面諭自朕東宮時聞總請  
覲比年上書不絕及約以行期卽默然不報以卿識機知變素  
能辦事往喻我懷無多讓也初至總彙鞑郊迎造宣聖旨諭以  
禍福總矍然俯伏流汗若兵加於頸遂移家入覲未幾克融延  
湊構亂朝廷用兵復令銜命河東魏博澤潞橫海深冀易定等  
道諭以軍期事皆稱旨頃之坐與李景儉飲酒得過出爲朗州  
刺史在任開後鄉渠百里溉田三千頃郡人獲利名爲石史渠

凡經四年召拜侍御史於正衙彈奏大金吾李祜自夏州入違制進馬一百五十匹祜股戰汗流私語人曰吾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溫御史矣其可畏如此遷左司郎中再知雜事進中丞其舉奏無所止茹凡有喪不以禮配不以類者悉劾之獲僞官王果等九十餘人與南曹吏李賓等六人皆論死威望凜然遇宮中昭德寺火勢將及宣政殿宰臣兩省京尹中尉樞密皆環立日華門外齎神策軍士救火惟臺官不至造自劾臺有繫囚恐緣為姦追集大吏提防中警所以後至請自劬三十直宰相議合待罪朝堂候取進止而自許輕此事涉乖儀有詔罰俸一月為人性剛褊人或激觸不顧貴勢以氣凌藉常道遇左補闕李虞仲知制誥崔戡怒其不避捕決祗

與供奉官同道聽允後而行相值即祗掛而進不得過三百步俄遷尚書右丞加大中大夫封祁縣開國子賜金紫文宗痛李絳遇害衆推造豪勁嫉惡可夷其亂即授檢校右散騎常侍與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許以便宜從事仍慮用兵勞費奏諸道戍蠻之兵時下方還用此已足俟是行至褒縣望賜密詔使受約束於是神策將董重質河中將溫德彝邠陽將劉士和興元將衛志忠并張丕李少直皆從以八百人為衛隊五百人為前軍入府分守諸門造命置大宴視廳事曰此隘狹不足饗士更徙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徐曰吾欲聞新軍去住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錯雜勞闕畢就坐因令巡酒督未到者皆至帖息不敢動即問殺絳狀志忠張丕兵夾階環立拔劍傳呼曰悉殺之圍兵爭奮凡斬首惡教練使丘鑄并官健等八百餘人監軍楊

叔元遽起求哀。擁造靴請命。遣兵衛出。以俟朝旨。醢其親刃絳者。并斷號令者爲三。餘並斬首內。以百首祭絳。三十首祭王景。延趙存約等。並投屍於江。以功就加檢校禮部尚書。賞兵萬緡。五年四月。入爲兵部侍郎。耳疾求退。改檢校戶部尚書。東都留守。俄授河陽懷節度觀察等使。以河內膏腴民戶凋瘵。奏開浚懷州古秦渠枋口堰。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七年。復入爲御史大夫。入對言。臣初赴漢中。遇大雨平地深水。祈禱雞翁山。卽時開霽。詔封山神爲雞翁侯。九年。轉禮部尚書。病卒。年七十。贈右僕射。有文集八十卷。以晚年積聚財貨。一無散施。時頗譏之。于璋以蔭累官大理丞。刺得陰平吏盜物。焚帑擢侍御史。賜緡。遷婺州刺史。有政績。賜金紫。徙廬宋宣三州。時逐鄭薰事。不就拜。徐泗節度使至。卽誅銀刀軍。其尤惡五百餘。相

率逐璋。詔徙邠寧。入爲京兆尹。素強幹。誅鋤宿弊。持法太深。豪右懼服。加檢校吏部尚書。同昌公主薨。懿宗誅殺醫官。又下家屬三百人於獄。璋極諫。貶振州司馬。遂自縊。卒。兄邈。長慶太和。中累徵。拾遺補闕。不應。弟遜。亦爲邑宰。解印綬歸。魏暮。字申之。徵五世孫。曾祖殷。祖明。父馮獻。皆爲縣令。暮登太和進士。楊汝士辟同州防禦判官。授校書郎。李珣薦爲右拾遺。文宗重徵名。且見暮姿宇魁秀。頗奇待之。初諫。前邕管經略王昌齡枉殺參軍。衡方厚。特被矜貸。貶澱州司戶。中外以爲屈法。無幾。移刺峽州。授之牧守。以理疲人。夫殺人者。拔擢則冤苦者。何仲臣。恐交紊憲章。有乖至理。疏奏。改洪州別駕。再諫。陛下卽位。已來。不悅聲色。洎今十年。數月。已來。天睠稍回。留神妓樂。教坊。選試莊宅。收市。疊疊有聞。昨又宣取李孝本。犯罪沒入之女。

此事深累慎修大生物議實傷理道之本未免塵穢之嫌伏希陛下照鑒不惑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細娛大正人倫之風深弘王者之體疏奏帝語宰臣昔太宗得魏徵弼成聖政我得魏謩開導於疑似之間所取教坊以備諸王灑掃非自廣聲樂又惜宗女齡齡受禍沒入右軍非有意於寵幸然不可家諭戶曉自今不敢希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矣即日山二女遷謩右補闕下詔嘉美曰謩雖居官日淺不墜祖風又奏教坊副使雲朝霞善吹笛自左驍衛將軍宣授揚州司馬夫揚州要鎮司馬高階郎官刺史迭處不可以授伶官收授潤州最後言荆南監軍呂令琮遣人擅入江陵毀罵縣令韓忠觀察使韋長任膺廉憲體合精詳不行聞奏又不申中書惟狀訴經諸使公事有乖職司侵越伏望速加懲戒疏奏不出

人紫宸中謝帝面諭以卿論事忠切故不循月限授以此官又問卿家舊賜書詔頗有存者乎謩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遂又誠事有不當即須奏論謩奏臣頃為諫官合仲規諷今居右史職在記言豈敢侵官帝曰凡兩省官並合論事勿拘此例謩名直弘文館學士四年兼諫議大夫紫宸入閣遣中使取起居注欲視之謩執奏願陛下為文皇帝比臣如褚遂良設若一覽之後自此書事須有迴避如此善惡不真後代何以取信乃止武宗立坐楊李黨出為汾州刺史再貶信州長史宣宗即位心亦重之移郢商二州刺史大中二年徵為給事中遷御史中丞面賜金紫彈駙馬杜中立賊罪貴戚憚之俄兼戶部侍郎奏以紀綱所寄不宜與泉貨吏雜乞罷中司專綜戶部公事從之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謝日奏臣無夔契之才驟叨弼亮之任



將何以仰報鴻私今邊戍粗安海內寧息臣愚所切者東宮未立傳導未正因泣下上感而聽之朝議歸重尋兼集賢大學士奏還詹毗國貢象又奏太原節度使李業擅殺降寇北邊大擾內有所恃人不敢非徙之滑州遷中書侍郎有奴告大理卿馬曙家藏兵甲坐貶奴反無罪暮引律論殺奴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兼禮部尚書監修國史文宗實錄完賜錦綵銀器轉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以議論太剛令狐紉忌之罷領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明年有疾求代徵拜吏部尚書求散秩改檢校右僕射守太子太保薨年六十六贈司徒有文集十卷又嘗鈔撮子史要言以類相從爲二十卷號曰魏氏手畧子潛登進士亦至顯官

狄兼謨字汝諧宰相仁傑族孫祖郊父邁仕官皆微兼謨元和末登第解褐襄陽推官試校書郎言行剛正使府知名憲宗召爲左拾遺累上書言事轉刑部郎中長慶太和中歷斬鄧鄒蘇泗州刺史以治行稱歲饑發粟賑民賴不流入爲給事中開歲初受詔檢勘度支左藏庫妄破潰汚緣帛等賊罪文宗以事在赦前不問乃封還勅書因名論曰嘉卿舉職但朕已赦其官長典吏亦在所宥今後事或不可卿勿以封勅爲艱遷御史中丞謝日復顧謂曰御史臺朝廷綱紀臺綱理則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理凡執法者大抵以畏忌顧望爲心職業由茲不舉卿梁公後自有家法兼謨頓首謝曰敢不盡心會江西吳士矩違額加給軍士破官錢數十萬計奏以觀察使爲陛下守土宜詔臨戎賞有定數今乃予奪由已益縮自專不惟貽弊一方必致諸軍援例請下法司正行朝典貶蔡州別駕兼漢兵部侍郎

明年檢校工部尚書克太原尹河東節度使遷拜尚書左丞會  
昌中武宗子峴封益王命為傅有疾改秘書監遷東都留守卒  
於洛陽

牛叢字表齡亦僧孺子第進士累辟藩府入為左補闕數進直  
言宣宗知而重之值宰相請廣諫員諭曰諫臣在能舉職奚用  
衆耶今有如張符趙麟牛叢三人使朕聞所未聞足矣久之擢  
司勳員外郎出為睦州刺史咸通末拜劍南西川節度使南蠻  
犯邊抵大度河進略黎雅叩叩唵關賞諫言入朝叢囚其使  
四十人還其二入諭以禍福繼繼引去僖宗幸太常卿還  
京為吏部尚書嗣襄王亂客死太原子嶠位至尚書郎從子  
徽登進士辟佐藩府授殿中侍御史賜緋魚入為右補闕遷吏  
部員外郎素性貞剛乾符中遷曹叢濫歲調四千餘員悉為銓

敘旌別能否物議稱之巢犯京師值父虜病與子親扶蓋與投  
窟山南遇盜擊破其首流血被體捉與不殺盜感其誠舍之及  
前谷又逢前盜相告語曰孝子也延於家以帛封瘞奉蔚饌飲  
召之信宿得達梁州故吏爭來奔問俄至行朝除諫議大夫告  
歸侍親不拜宰相許之留兄循在朝為給事中父憂免喪亦除  
給事中嘗拒宰相張濬伐晉度其必敗奏為判官辭疾不赴李  
茂貞欲因討楊復恭加山南招討使昭宗御延英召諫官宰相  
議可否以中人各為邪鳳內應不敢極言相顧辭遜上情不悅  
徽奏兩朝多難茂貞實有翼衛之功惡諸楊阻兵意在嫉惡所  
以造次不俟命出師近關兩鎮兵入界多有殺傷陛下若不處  
分梁漢之民盡矣須授以使名使明行約束則軍中敢不畏法  
帝是其言乃授以招討之命帝復怒其不臣料兵致討又諫岐

乃國門茂貞倔強不顧禍患萬一蹉跌徒挫國威不若漸以制  
 之及師出復名徽問卿能斟酌時事改軍烏合朕料必平卿以  
 為捷在何日對曰臣忝諫諍之列所言軍國據理陳問如破滅  
 之期在陛下考著龜責將帥非臣之職已而師大敗劓王室愈  
 弱改徽中書舍人遷刑部侍郎夔奇章縣男俄除太子賓客天  
 復初以刑部尚書致仕歸樊川別墅病卒贈吏部尚書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曾祖遂密令祖叔水部郎中父興  
 有風漸大中時盧弘正表為安邑兩池權鹽使為立條約數十  
 至今稱便以勞改司門員外郎終戶部郎中圖咸通末登第主  
 司王凝特所獎待感其知己疑坐左授往從之及起宜歛倖為  
 上客授殿中侍御史以赴名藉避左遷東都光祿寺簿故相盧  
 攜居洛嘉其節操常與之游徵還屬於觀察盧溥曰司空御史

高士也渥領陝號即表為僚佐名拜禮部員外郎賜緋魚轉郎  
 中黃巢起問關至河中故相王徽待之亦厚表為副使僖宗自  
 蜀還次鳳翔名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龍紀初稱疾解官景福  
 中擢諫議大夫見朝政日壞自惟出不如處稱疾不赴乾寧中  
 又徵為戶部侍郎至闕朝謝數日懇還昭宗遷洛陽轉兵部侍  
 郎懼柳璨誅陷不得已赴之入見墮笏失儀遂得罷去上居中  
 條山王官谷作亭觀素室悉圖唐典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記  
 以見志謂量才一宜休揣分三宜休耄而曠三宜休少也惰長  
 也幸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休者美也既休而具美  
 在其中矣又號忍辱居士思以警省保全終始豫自為冢遇勝  
 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布衣鳩杖每歲時徘徊雩社與閭里  
 耆老相樂王仲榮父子雅重之劇盜時發所過殘滅獨不入王

官。谷士人依以避難。朱全忠篡位。名爲禮部尚書。不起。聞哀帝  
獄不食。而卒。年七十二。有文集三十卷。無子。以甥荷爲嗣。荷亦  
至永州刺史。

孟昭圖僖宗時爲右拾遺。黃巢陷長安。駕幸蜀。復遇田令孜專  
權。自惟以諫爲職。不可坐觀覆亡。預戒家隸言若一進。必致見  
害。命收遺骸。乃上疏極陳君臣一體安危。其之。今陛下行止由  
已。昔者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中丞京尹以下悉瘁于賊。惟兩  
軍中尉扈從得全。今自官在者。率冒重險。出百死而黃頭軍復  
亂。火照前殿。陛下惟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名宰相。不謀羣臣。欲  
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  
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豈悉忠于南司。延臣豈  
無用於敕使。陛下下一意委棄。咸如路人。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  
未必盡無用。疏奏令孜匿不以聞。貶爲嘉州司戶參軍使。人尤  
惜。

于。慕願。津自此聞者。氣塞莫敢有言。家隸收其尸葬之。中外痛  
惜。

庶官 唐六之一 文少

李太亮 皇甫無逸 李襲志 李仁

陳君賓 張允濟 李桐客 薛大鼎 賈敦頤

田仁會 韋機 蔣叡 裴淡

楊元琰 楊瑒 解苑 陽嶠 宋慶禮

姜師度 尹思貞 李傑 鄭惟忠 許崇先

潘好禮 裴若水 李思登 蕭定

崔暹 孫處 羅炯 薛珪 裴向

韋丹 馬總 薛戎 關濟美

官谷士人休也。朱全忠篡位，名為禮部尚書，不起。開成帝  
武平金而卒。年七十二。有文集三十卷。無子。以甥苻為嗣。苻亦  
至永州刺史。

孟昭圖。僖宗時為右拾遺。黃巢陷長安，駕幸蜀。復過川，令收  
權。自惟以諫為職，不可坐觀。獲旨預戒家諫。言若一進，必致  
命。收遣使乃上疏極陳君臣一體安危。其之。今陛下行正  
已。昔者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中丞京尹以下悉瘞于城。惟  
軍中尉扈從得全。今自官在者，幸言重險。用百死而黃頭軍復  
亂。火照前殿，陛下惟與令救閉城自守，不名守用。不謀擊臣欲  
割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名高，神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  
于。蹇。鳳。鳴。相。北。州。蕭。深。寒。莫。近。有。音。來。難。外。其。只。養。之。中。下。無。  
未必盡無。恨。極。奏。命。好。對。不。以。聞。規。然。極。快。臣。只。參。軍。對。人。試。

弘簡錄卷四十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郇經那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庶官 唐六之一 文吏

丘和 李大亮 兄子 皇甫無逸 李襲志 弟襲 韋仁壽

陳君賓 張允濟 李桐客 薛大鼎 子克 賈敦頤 弟敦

田仁會 子歸 韋機 孫岳曾孫景駿附 蔣儼 裴讓古

楊元琰 子仲 楊瑒 會祖林甫 解琬 陽嶠 宋慶禮

姜師度 強循 尹思貞 李傑 鄭惟忠 許景先

潘好禮 倪若水 韋恆 弟濟 李惠登 蕭定

崔瓘 孫成 羅珣 子讓 薛珏 子存 裴向

韋丹 高祖 崔戎 子雍 馬摠 薛戎 閻濟美

庶官 唐一

薛萃 子膺 兄芳

盧弘宣

何易于

丘和洛陽人徙家于郿父壽魏鎮東將軍和少重氣俠閑弓馬長乃折節自負與物無忤凡貴賤皆愛之仕周至開府儀同三司入隋為右武衛將軍封平城郡公歷資梁蒲三州刺史以寬惠著名坐漢王諒反潛師入蒲廢免附宇文述復拜代州刺史善撫吏士咸得其心煬帝北巡悅其饋獻精腆擢博陵太守由是所過競為珍獻復遷天水郡入為左禦衛將軍大業末裴矩薦為交趾太守撫接羸境遠近安之時竊長真舉鬱林附蒲銑馮盎舉珠崖番出附林士弘各遣使將和皆不從銑利其珍寶命長真率百粵之衆渡海侵和遣長史高士廉率交愛首領擊走之郡為樹石勒功會隋驍果自江都來審知隋亡陳欵歸

天總管爵譚國公俄遣士廉奉表請入朝詔其子師利往迎及

謁見高祖為典引入臥內語平生歡甚宴享之日奏九部樂除

左武侯大將軍和時已老以瓊州故鄉除特進令為刺史以自

養卒年八十六贈荊州總管諡曰襄陪葬獻陵

李大亮隴西著姓徙雍州涇陽曾祖瑛後魏度支尚書祖綱南

岐州刺史父充節隋朔州總管封武陽公大亮少有文武才略

隋末署龐玉行軍兵曹與李密戰敗被禽賊將張弼異之獨得

釋義師入關遂自拔歸授土門令方歲饑多盜為招亡散撫貧

瘠勸墾田歲以大稔間出擊盜所至輒平秦王巡北境下書獎

勞賜馬與帛頃之北寇大至度不能拒單騎詣營論曉其帥為

分別禍福相率感服來降擢金州總管府司馬王弘烈據襄陽

詔安撫樊鄧因經略下十餘城遷安州刺史復徇廣州至九江

史記卷之四  
遇輔公祏反以計禽其將張善安公祏方圍猷州刺史左難當  
固守大亮率兵擊走之遷越州都督貞觀初徙交州封武陽縣  
男召授太府卿復都督涼州有惠政詔使索名鷹表言陛下久  
絕畋獵今使者至此果出陛下意乃乖昔旨如其擅求盍加以  
罪帝報書宜守此誠始終如一賜以荀悅漢紀言其論議深博  
極爲政之體宜加玩味大亮又上言欲綏遠必先篤近中國天  
下木根四裔猶枝葉也頃突厥傾國來朝陛下加賜袍帶繒帛  
悉拜以官引處內地後久安計哉今伊吾雖臣遠在荒服臣以  
爲諸稱藩請附者但羈縻之使居塞外謂之荒服臣而不內所  
謂行虛惠收實福勿河西積州縣蕭條加以隋亂殘耗已甚  
臣愚願停招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畝此中國利也帝納其  
言八年爲劍南道巡省大使激揚清濁甚獲時譽會吐谷渾

爲河東道行軍總管與李靖俱出北道涉青海觀河源遇敵於  
蜀渾山大戰破之俘其名王獲雜畜數萬而還進爵爲公入拜  
右衛大將軍工部尚書晉王昇儲兼太子右衛率身居三職宿  
衛兩宮甚見親信幸洛陽副房玄齡居守稱其可倚大事俄寢  
疾帝親和藥驛賜之臨終表請罷遼東役願留意關中及京師  
根本重地時年五十九帝慟哭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諡曰懿  
陪葬昭陵爲人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以非義  
對天子爭是非語無回撓事兄嫂以禮待妻子無惰容宗族有  
不能葬并孤貧者爲瘞養之雖位通顯未嘗營第初破公祏賜  
奴婢百口縱遣之後破吐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悉遺親戚  
每思張弼脫死之恩圖有以報弼匿而不見一日識諸塗持之  
涕泣悉推家財拒而不受奏授以巴官爵帝爲遷弼中郎將轉

代州都督。世皆賢。大亮能報。而多弼不自伐也。歿後。所遺孤爲行服如所親者十餘人。兄子道裕。貞觀末爲將。作少匠。同百官議。張亮反。皆言亮當誅。獨道裕謂反形未具。帝怒。不暇省。斬之。後悔。遇宰相。推用刑部侍郎。帝猶思前言。遂以命之。後終大理卿。

皇甫無逸。字仁儉。安定著姓。徙京兆。萬年父誕。隋并州司馬。以不從漢王諒反。被殺。煬帝嘉其忠節。特贈柱國。弘義郡公。封無逸。平輿侯。歷涪陽太守。以治最遷。右武衛將軍。帝幸江都。詔居守洛陽。旣被戾。與段達。元文都立越王侗。王世充復篡。誓不同逆。棄母與妻。斬關自歸。高祖尊其勳。舊厚遇之。拜刑部尚書。封滑國公。歷陝東道行臺兼御史大夫。時益部新定。吏多橫恣。入不聊生。詔持節巡撫。得承制除吏。旣至。宣揚德化。法令嚴肅。黜

貪暴。用廉善蜀人。以安有儉人。皇甫希仁嫉其專制。方面上變言爲母。在長安陰交世充。帝審其詐。斬之。遣給事中李公昌馳往慰諭。又言其交通蕭銑罪。坐告者復與行臺寶璉不協。上表自理。并劾進罪。詔劉世龍溫彥博往按。無狀。璉坐黜。還日太宗勞以常官。執法無所迴避。比多譖毀。正坐此。爾無逸頓首謝。卽拜民部尚書。俄除同州刺史。徙益州長史。益勵清慎。所至閉閣。不進賓客。凡有所須。輒市他境。每上表疏。過於畏憚。讀之數四。猶懼未審。素性孝謹。聞母病。甚憂悸。得疾。亟馳驛召還。遂卒。于道贈禮部尚書。諡曰良孫。忠。開元中爲衛尉卿。

李襲志。字重光。本隴西狄道人。五世祖景。避地金州。安康祖遷。哲。周信州總管。封安康郡公。父敬猷。襲封爲隋台州刺史。襲志初任始安郡丞。隋末盜起。傾私產募士三千。乘城拒盜。蕭銑林



士弘屢攻之不下聞煬帝喪與士民縞素三日或說以據嶺表  
取百粵不從固守始安凡二年力窮援絕爲銑所陷僞署工部  
尚書桂州總管武德初高祖命其子玄嗣賫書往招密約嶺南  
酋隨永平郡守李光度奉表歸國帝復書諭以宗黨不同異姓  
宜及子弟並預屬籍旣而銑平江南道大使孝恭承制授桂州  
總管五年來朝進桂國封始安郡公久之拜江州都督討輔公  
祏爲水軍總管轉桂州都督在職二十八年改尚清省南荒便  
之表請人朝加光祿大夫復授汾州刺史致仕卒子懷儼以文  
才著名歷蘭臺禮部侍郎弟襲舉字茂實少通敏有識度隋  
末爲冠軍府司兵值三輔盜起請於留守陰世師以兵據永豐  
倉發粟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馳檄郡縣共逐捕賊世師不從  
乃求出募山南兵至漢中高祖已定長安召授太府少卿封安  
康郡公伐王世充拜潞州總管委典運以饒東軍擢揚州長史  
充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又引雷陂水築勾城塘溉田八百  
頃以盡地利民多歸本名爲太府卿爲人性嚴慈所至以威肅  
聞居家儉素祿廩隨散宗親以餘資寫書數致空乏嘗謂子孫  
吾性不喜財然附京有賜田十頃河內有賜桑千樹事之可足  
衣食所蓄書千卷力勤可求宦達爾曹勉之無資於人遷涼州  
都督改同州刺史卒撰五經妙言四十卷江東記三十卷忠孝  
圖二十卷行于世

韋仁壽萬年人隋末爲蜀郡司法斷獄平恕人受罪死亦無所  
恨義旗起遣使者徇巴蜀承制擢爲州都督府長史治理有效  
會南寧州納款以地荒遠每苦安撫使貪吝復叛去高祖聞仁  
壽名詔權南寧都督寄治越嶲歲一按行慰勞將兵五百至西

沂河開地數千里置八州十七縣使酋豪爲牧宰威令清肅簡而不煩人人安悅將還酋長泣留曰天子藉公鎮撫奈何去我仁壽以池壁未立爲解諸酋卽相率築城起解甫旬略具乃告以實曰吾奉詔第撫循庸敢擅留父老復悲啼相行遣子弟隨貢方物上大悅乃請徙治其城假兵鎮守詔聽以便宜鄭重其事爲寶軌所阻托以中山獠反未遑遠略留歲餘病卒

陳君賓陳郿陽王伯山子仕隋爲襄國通守武德初挈郡聽命封東陽郡公遷邢州刺史貞觀初徙鄧州時承喪亂後百姓流徙乃加意勞徠不替月皆還自業遇四方霜潦獨所治境內有年倉儲充羨隣州蒲虞之民咸來就食適相安養回還之日各有贏糧乃別資布帛以伸贈遺上方留意民事深懲隋末喪亂州里蕭條嘗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因下詔褒美其官屬支配得所並令考司錄爲功最卽名君賓入爲太府少卿轉少府監坐事免起爲虔州刺史卒

張元濟青州北海人仕隋爲武陽令務以德教訓下百姓懷之與元武接壤民間其有牝牛依于婦家久將分異索所孳犢婦家不承詣元濟訴却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焉民泣言令不能決懇求其判語以無難令左右蒙民首假作告者給婦家云盜其牛婦家爭曰吾豈盜牛者此牛乃婿家牝所生卽撤蒙民乃服罪又道旁老姥亡所蒔葱教令還舍給言神降盡召男女至其所言神怒筆盜者懼而掩口遂正其罰由是道不拾遺有行人夜遺衣鞋行十餘里還而取之觀察使舉政尤異遷高陽郡丞攝郡事下皆畏悅賊帥王須拔攻郡糧屈民食槐葉菜節終無叛意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終幽州刺史

李桐客冀州衡水人仕隋為門下錄事煬帝召羣臣謀徙都丹陽左右希意皆謂江左望幸且久若巡吳會復禹舊跡甚善惟桐客獨謂江南卑濕地且狹隘不足以奉萬乘給三軍今時人力又屈無以堪命且踰越險阻非社稷之福御史劾以謗毀僅而獲免俄為宇文文化及所脇將至黎陽陷竇建德賊平授秦王府法曹參軍貞觀初累為通巴二州刺史蒞政清平所至有名民呼慈父後卒於家

不詳

薛大鼎字重臣蒲州汾陰人祖善周太子少傅薛博孫公父粹隋介州長史坐漢王諒黨被誅大鼎流辰州川戰功得還義師初興謁見龍門授大將軍府察非椽出為山南道副大使開屯田以實倉廩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引為饒州道軍師將兵渡彭蠡湖破敵有功遷涪州刺史貞觀初徙滄州州撫鯨鱉為閭

廢無棣渠屬之海商賈流行里民歌曰新溝通舟楫利屬滄海漁鹽至昔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州界卑下又疏長蘆滹衡三渠分泄汗潦水不為害與瀛州鄭德皆有治名永徽中遷銀青光祿大夫行荊州大都督長史卒諡曰恭子克構有器識永隆初歷戶部郎中嘗沮族人紹尚太平公主言室有傲婦善士所惡夫惟淑德以配君子無患可矣紹卒被誅又論陳思忠有父喪以辰日不見弔客夫親在避嫌尚可既孤矣何嫌哭泣世服其知言弟克勤歷司農少卿賈敦頤曹州冤句人先任滄州在職廉潔入朝敝車羸馬道上不知其刺史也遷洛州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特贖之徙瀛州州瀕滹沱河每歲泛溢壞室廬寢洳數百里奏立隄堰水不能暴百姓利之永徽中遷洛州長史舉沒豪右占田踰制盡賦貧

民凡三千餘頃發姦擿伏下無能欺俄卒于官時弟敦實為饒陽令治尚清靜吏民嘉美咸亨初亦為洛州長史政寬惠人心懷向值洛陽令楊德幹酷烈殺人立威諭止之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德幹聞之更為衰減入除太子右庶子洛人多其治行相高為立石頌德號棠棣碑轉刺懷州美蹟不減永淳初致仕卒年九十餘子膺福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德幹後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子神讓坐徐敬業伏誅

田仁會長安人祖軌隋幽州刺史爵信都郡公父弘襲封至陵州刺史仁會武德中擢制舉仕累左武侯中郎將征遼東與執失思力共敗遼將薛延陀逐北數百里璽書嘉獎永徽中為平州刺史勸學務農稱為善政轉鄂州屬歲旱自暴以祈大雨隨至穀反倍登百姓歌曰父汗有哉田使君聖精誠兮上天聞

田致雨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事願君常在不思貧五遷勝州都督境有夙賊依山剽掠發騎捕格殲之城門夜開道無寇跡入除太府少卿麟德二年遷右金吾將軍疆摯疾惡晝夜巡行自宮城至衢路微姦必發劾徙女巫蔡氏於邊人無貴賤舉畏憚之總章二年遷太常卿咸亨初轉右衛將軍年老乞骸卒年七十八贈戶部尚書諡曰威子歸道明經及第累擢通事舍人內供奉左衛郎將時突厥默曷背惠積年悔過入朝武后詔攝司賓卿往勞因請六胡州及都護府地不得默曷怨望執留將害之色不為變且陳禍福突厥悔悟會有詔賜以粟段農器且許結婚乃更以禮遣歸既還具陳默曷不臣狀請備邊睡已而果反擢為夏官侍郎益親信遷左金吾將軍司膳卿封原國公押千騎宿衛立武門以不豫誅二張免還私第中宗拜太僕

少卿遷殿中少監復任金吾卒贈輔國大將軍諡曰烈子賓庭  
開元時至光祿卿

韋機萬年人祖元禮隋浙州刺史父恪洛州別駕機貞觀中為  
左千牛胄曹充使往西突厥冊立同俄設為可汗會石國反數  
路絕不得歸裂裳錄所經諸國風俗物產名西征記還獻太宗  
大悅擢朝散大夫遷殿中監顯慶中為檀州刺史邊州素無學  
校敦勸生徒創立孔廟圖七十二子及自古賢達皆為贊述郡  
人大化會討高麗供儲不乏高宗以為能起拜司農少卿兼知  
東都營田甚見委遇有宦者犯法奏杖之賞以絹疋上元中遷  
司農卿檢校園苑造上陽宮并移中橋徙立德坊於長夏門時  
人稱其省功便事道士朱欽遂所為橫恣機囚之武后不悅坐  
免永淳中高宗幸東都白衣領職復拜少卿卒子餘慶官至右

驍衛兵曹孫岳亦以吏幹著名武后時累轉汝州司馬幸長安  
名拜尚舍奉御從駕還京因名見賞慰良久尋忤旨左遷宋州  
長史歷海號二州刺史所在恩威並施著聲跡睿宗名為殿中  
少監甚承恩顧姜皎陷之復貶梁州別駕遷陝州刺史卒曾  
孫景駿中明經神龍中為肥鄉令人苦漳水泛溢漕渠迫近雖  
數修舊堤漂流相繼乃審度地勢拓南數里因高障水循隄而  
去悉以無患凡燥隰沮洳盡為良田人稱神明舊有長橋年患  
修葺改為浮橋功省費約遂為成規至今賴焉時河北饑躬撫  
合境通其贍恤村閭貧弱咸免流亡去日民立碑頌德開元中  
移貴鄉令有母子相訟景駿告以少孤見人養親輒自恨終天  
汝幸有母在何至是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泣嗚咽仍取孝  
經付令習讀於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遂稱慈孝累轉趙州長

史路由肥鄉人爭犒餞阻連經日後遷房州刺史州窮險有蠻  
 貊風無學校好淫祀既至始立貢舉作興諸生通盜道作傳舍  
 罷祠祀無名者治民惟取其便終奉天令與清漳令馮元淑臨  
 洺令楊茂謙齊名茂謙擢制舉授左拾遺內供奉為吏介而  
 勤歷秘書郎遷大理正左臺御史中丞開元初出為魏州刺史  
 河北道按察使終桂廣二州都督元淑再歷浚儀始平二縣  
 皆單騎赴任未嘗以妻子之官奴僕每日一食俸錢之餘以給  
 貧士中宗璽書勞勉令史官編其事跡終祠部郎中韋機唐書  
作韋弘機  
 蔣儼常州義興人擢明經為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伐高麗  
 儼奮然請行莫離支困之以兵脅降不屈內宿室中平後始得  
 歸帝奇其節授朝散大夫為幽州司馬有善政巡察使劉祥道  
 表其最狀擢會州刺史遷殿中少監數陳時政利病高宗優納

進蒲州刺史戶產充夥行獄堆積至即發隴禁發號良二千石

永隆二年以老致仕未幾起為太子右衛副率嘗辨論裴炎心  
 非叛逆中宗在東宮又數平過失俱不納用時方尊禮處士山  
 游叢以為太子洗馬儼詒書責之曰太子年方鼎盛聖道有所  
 未盡足下受命調護居有言責唯唯悠悠不出一談向使不餐  
 王粟僕何敢議今祿及親矣尚何酬塞游巖愧不能答儼尋權  
 太常卿文明中轉右衛大將軍封義興縣子以太子詹事致仕  
 卒年七十八贈禮部尚書有文集五卷

裴懷古壽春人姿素羸弱儀鳳中上書補下邳簿遷監察御史  
 諱為姚雋道懷輯使申明誅賞叛者日歸遂縛首惡安定南方  
 蠻人立石著功叩闕願為鎮守以疾辭免恒州浮屠為其徒誣  
 告武后大怒卒為申解會闕知微使默覈命監其軍欲降之不



青囚于軍中得間亡歸宛轉山谷僅達并州名入遷祠部員外  
郎轉司封郎中出爲桂州都督時始安賊歐陽倩衆數萬剽沒  
州縣命兼招慰討擊使未踰嶺先遺以書開諭禍福賊遂迎降  
自訴爲吏所侵懷古知其誠輕騎赴之至壁撫諭倩等大喜悉  
歸所掠出降諸洞牽連根赴素翻覆者亦降嶺外平徙相州刺  
史并州長史所至吏民懷愛神龍中召爲左羽林大將軍并人  
攜扶老稚不忍捨詔復原任俄轉幽州都督終左威衛大將軍  
爲人清介審慎馭士信臨財廉爲國名將

楊元琰字溫瓟州閩鄉人漢太尉震裔隋禮部尚書希曾孫  
生數歲未言相者以爲神定後必大發及長秀眉美髯崇肩博  
頤以器局見稱居父喪七日不食服除補梓州參軍遷平棘令  
課政第一受御史旌延載初璽書褒厲擢永寧軍副使遷安南

副都護歷斬蒲晉魏宣許六州刺史涼梁荆三府長史前後清  
白允度陞進咸有風績長安中張柬之代爲荊州泛江私語革  
命及諸武擅權之狀元琰悲涕慷慨志在王室柬之執政引爲  
右羽林將軍語以江上之言授任非細卽定計策功成進雲麾  
將軍封弘農郡公實封戶五百賜鐵券覺三思構禍悉還官封  
請祝髮事浮屠中宗不許敬暉以爲戲言答曰功成身退此意  
由衷豈空言哉及暉等皆得罪元琰獨全再遷衛尉卿加金紫  
光祿大夫願追崇其親贈越州都督復坐善李多祚繫獄蕭至  
忠救免之睿宗立四遷刑部尚書改封魏國公開元初拜太子  
賓客詔設位東宮令太子拜俄致仕卒年七十九諡曰忠生平  
無資留蓄中外食其家常數十人子仲昌字蔓幼通經爲修  
文生以河陽尉對策玄宗擢第一授蒲州法曹參軍判入異等

遷監察御史長于吏事坐累為孝義令鸞降庭樹太守蕭恕表其政徙下邳終吏部郎中御身以約常分父邑租賑宗黨善與人交士庶樂從之游仲嗣密州刺史

冊曰功成身退今古格言哲哉元琰夙舉鸞鸞

楊瑒字瑤光高祖縉陳中書舍人以辭學擅名終交愛九州都督封武康郡公陳亡由江左徙華陰曾祖林甫字衛卿為柳城太守至都督降隋高祖唐興擊郡來歸授總管拜絳州刺史封宜春郡公祖琮字孝璋為上津令與秦王同里居武德初拜府參軍兼庫直內難平太宗賜懷昔賦申以恩意終河綏二州刺史瑒始為麟游令竇懷真監營金仙玉真二觀檄畿內有隱逆人貨者斂以佐費瑒拒不受懷真怒其卑末輒致如此對曰所論恐民冤抑不知計位高卑由是遂止初韋后表民二十二為

丁限及敗有司尚趣其課執以庶人臨朝所革詔書非一獨不廢此乎亦止不課由是名顯擢累殿中侍御史開元中歷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帝用宇文融言御延英殿召宰執議天下戶版場奏民間損益利病據理爭之帝雖各賞出為華州刺史封太山奏免樂丁居喪者十六年人為國子祭酒表滄州王迥質瀛州尹子路經學優長德行純茂堪為後生師範有詔授迥質諫議大夫皇太子侍讀子路直弘文館皆有名又奏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惟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今習春秋三傳并儀禮者十纔一二恐諸家遂廢請獎孤學存大典其能通者稍加優宦從之因詔三傳儀禮出身者不任散官著為令生徒為立頌太學門又言唐興二監學徒虛費官廩博士空糜厚祿舉者常千百選者十一二考功復限天下明經進士歲裁百人而流



外及諸色仕者歲過二千比明經進士何啻十倍夫以胥吏淨虛之徒耗先王禮義非與服勤道業者挈長較短今國家啓庠序廣化道將以有用而勸進之有司立限約反黜退之欲望後又在朝難矣帝然其言再遷大理卿以疾辭改左散騎常侍卒年六十八贈戶部尚書諡曰貞居家能用古禮冠昏喪祭皆據舊典爲之節文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辭曰但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石耳伯父志操頗剛簡未遇時著閑居賦自託位終可屬卿封平安縣男從兄晏精孝經常手寫數十篇可教者輒遺之

解琬魏州元城人少應幽素科中舉調新政尉轉成都丞奏事稱旨臘除監察御史以喪免聖曆初遷侍御史安撫烏質勒及平姓部落咸得其宜以功擢御史中丞兼北庭都護西域安撫

使兼楚客惡之左授滄州刺史爲政務引大體部人順附景龍中遷御史大夫兼朔方行軍總管前後乘邊積二十年務農習戰多爲長利內外安之景雲二年復爲朔方大總管分遣隨軍要籍官河陽丞張冠宗普安令于處忠等料三城兵省其戍十萬改右武衛大將軍檢校晉州刺史賜爵濟南縣男乞骸加金紫光祿大夫璽書勞問準品給以全祿會吐蕃擾邊復授左散騎常侍詔與蕃定經界因詰輯十姓降戶建言不可以信約請調兵十萬屯秦渭間防遏其姦是冬吐蕃果入爲秦渭兵擊走之俄復請老不許遷太子賓客開元五年轉同州刺史年八十餘卒

陽驕北齊右僕射休之玄孫其先北平人徙洛陽儀鳳中應八科舉調將陵尉累遷詹事司直長安中桓彥範袁恕已交薦擢

監察御史不樂搏擊以情白內史楊再思轉達其言彥範曰爲  
官擇人豈徇所樂惟不情願尤須任之以長難進之風抑躁進  
之路陞右臺侍御史尋轉國子司業資性恭謹篤於好學素有  
儒者之風喜誘勸後生時人以為善職奏修聖廟及講堂建碑  
前庭以紀崇儒之事睿宗立拜尚書右丞出爲魏州刺史歷荆  
州長史本道按察使所在以清白聞魏人詣闕務耳請再臨其  
郡復命治之尋遷國子祭酒封北平縣伯薦名儒尹知章范行  
恭趙玄默爲學官時學徒漸弛乃課率經業稍行鞭撻爲人素  
友弟撫孤姪與子均雖位方伯其心不改昔時一尉終老致仕  
卒諡曰敬

宋慶禮洛州永平人擢明經補衛縣尉雅有方略武后詔桓彥  
範行河北議斷居庸岳嶺五回等路以備突厥特召慶禮謀其  
事深器重之俄遷大理評事充嶺南採訪使會崖振五州首領  
更相侵掠荒俗不安前使甄以瘴癘爲辭莫敢往慶禮躬造其  
境詢問風俗諭以利害禍福首領皆釋讐相親由是安堵罷鎮  
兵五十人歷監察殿中侍御史以習識邊事拜河東北營支營  
田使稍遷貝州刺史初營州督府治柳城扼制奚契丹以前趙  
文劄廢更治東漁陽城開元中奚契丹欵附帝欲復治故城  
宋璟固爭不可慶禮獨陳其利詔與詹事姜師度驍衛將軍邵  
宏統率士卒興役三旬而畢卽以兼營州都督檢校御史中丞  
開屯田八十餘所追復漁陽淄青沒戶還舊田宅招集商賈建  
立邸肆不數年倉廩充實居民蕃庶遂罷海運卒贈工部尚書  
在邊三十年爲政嚴明少私下吏畏威常不敢犯善騎射能日  
馳數百里耐於勞苦然好興作濱塞掘穿植兵議者嗤其不切

於事太常博士張星議諡以專禮部張九齡申駁改諡曰敬  
姜師度魏人擢明經調丹陵尉龍崗令有清白稱神龍初遷易  
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河北道巡察度支營田使勤於政理綽有  
巧思頗知疆域之利始所溝於薊門以限奚契丹復循魏武故  
迹並海鑿渠以通餉路可避海運之險且費省功多當時賴之  
進銀青階累遷大理司農二卿開元初爲陝州刺史故時太原  
倉水陸所奏運者轉屬諸河然後登舟勞費不貲及是依高爲  
厝而注米於舟鑿地道自上注之便至水次所省萬計人不告  
勞加太子詹事徙營州治柳城并營田支度修築使使繕葺府  
寺進爲河中尹安邑鹽池久涸仍太發卒開拓疏決水道置爲  
鹽屯公私收利不貲徙同州刺史就古通靈陂派洛水灌射邑  
河西二縣閿河收棄地二千頃爲上田置十餘屯收穫萬計帝

幸長春宮嘉其功下詔褒美進金紫之祿次美賜帛三百匹遷  
將作大匠卒年七十餘生平好典作所至鑿漕渠徭役紛紜不  
能皆更然所就必爲後世利與強循皆以吏幹知名循字季  
先鳳州人在累雍州司士參軍華原無京、畜多踣死循教人  
渠水浸田一方利之號強公渠詔書之美烹大理少卿太子右  
庶子至戶部侍郎爲政辦給不爲威逼遇人盡信不疑然當時  
恨其少文

尹思貞長安人明經擢第調隆州參軍按晉安豪族蒲氏驚  
肆不法適其姦賊論死部人稱頌刻碑以紀其事聲名遠播遷  
明堂令以善政聞三遷殿中少監出爲洛州刺史契丹孫萬榮  
亂循撫境內獨無驚擾璽書褒美長安中七遷秋官侍郎忤張  
昌宗復刺定州轉晉州召授司府少卿會卿侯知一專厲威嚴

吏爲語曰不畏侯卿杖祇畏尹卿筆俄加銀青光祿大夫神龍  
初擢大理卿駁韋月將罪死得流嶺南復因爭三思諷所司加  
法殺之御史大夫李承嘉希意以他事劾思貞再守青州治有  
異績蠶至一歲四熟黜陟使路敬潛表其善政致祥睿宗召授  
將作大匠封天水郡公坐損金仙玉真二觀夫匠爲寶懷貞請  
讓待罪求去不許懷貞誅拜御史大夫累遷戶工二部尚書致  
仕卒年七十七贈黃門監諡曰簡生平前後歷十三郡皆以清  
最著聞時論稱之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裔孫少以孝  
友著稱擢明經第解褐齊州參軍遷累大官員外郎嚙鐵有吏  
材甚得時舉任山南採訪使時戶口遺蕩豪力兼并糾繫下戶  
乃爲設科條防檢亡匿區處得宜復業者十七八神龍中轉衛

尉少卿河東巡察黜陟使課最諸道先天中進陝州刺史始置  
水陸發運使以傑爲之開元初改河南尹勤於聽斷行坐食飲  
不爲少廢官無留事人吏愛之有寡婦告子不孝使人迹之出  
與一道士語逮捕按問得其姦杖殺之郡稱神明舊廢梁公埭  
不治漕運艱阻調汴鄭丁男役作事不費而利入民獲其便俄  
代宋璟爲御史大夫將劾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反爲所構  
侍御史楊瑒廷奏糾彈之司若遭恐脅以成姦人之謀御史臺  
固可廢矣上以其言切直令傑依舊視事貶日知歙縣丞尋以  
護作橋陵封武威縣子坐引監護判官王旭贓敗出爲衢州刺  
史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卒贈戶部尚書

鄭惟忠宋州宋城人第進士補并陘湯陰二尉天授中應制舉  
名見廷中武后問何事爲忠對曰外揚君之美內正君之惡后

善之擢左司禦曹參軍遷水部員外郎后幸長安命待制加朝散大夫遷鳳閣舍人中宗立擢黃門侍郎時議禁嶺南酋不得畜兵惟忠奏謂善為政者必因其俗恐禁之反擾遂止進大理卿節愍太子兵敗守衛誅誤皆已流遣諸韋黨復請加誅帝欲改議惟忠奏失信天下且反側不自安遂令百司參論卒不易全貸為多俄拜御史大夫持節賑給河北道許黜陟守宰還奏稱旨封滎陽縣男開元初遷禮部尚書轉太子賓客卒贈太子少保

許景先義興人曾祖緒武德時佐命有功遷左散騎常侍封真定公遂家洛陽景先登進士釋褐夏陽尉武龍初獻報慈閣賦擢左拾遺累給事中開元初賜禁衛射物屬歲餘府庫不充奏以古制不存典章多闕既不足以觀德又未足以威遠耗國

人且為不急衆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為利偶中為能素無五善之容頗失三驅之禮近河南北水澇處多豫毫兩州俱遭旱損林胡小蕃見寇郊壘不斷軍書願待寇寧歲稔率由舊章言過切直外補滑州司士參軍復中手筆俊拔茂才異等二科轉揚州兵曹參軍遷為左補闕宋璟為相擢殿中侍御史抨按不避近疆俄轉中書舍人知制誥文詞雅厚張說常曰許舍人文雖乏峻峯激流嘶絕之勢然多豐美得中和之氣足稱一時之秀十年伊汝溢因說源乾曜公方任元彌災青所降宜發德音遣大臣存問失職罪已引咎以答天譴乾曜遽白遣陸象先持節賑贍進吏部侍郎十三年帝自擇十一人治行以景先任號州兵部侍郎鄭溫琦邠州大理少卿袁仁敬杭州鴻臚少卿崔志廉襄州衛尉少卿李昇邠州太僕少卿鄭放定州國子

司業蔣挺湖州左衛將軍裴觀滄州衛率崔誠遂州皆爲刺史  
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祗道洛濱奏太常樂盛具帛舫水嬉命  
高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紙筆令自賦賚紵三千遣之後徙岐  
州復爲吏部侍郎卒

潘好禮貝州宗城人自少與同鄉孟溫禮爲莫逆交擢明經遷  
上蔡令治最擢監察御史坐小累復除芮城令拜侍御史徙岐  
王府司馬居後母喪固辭奪服不出開元初爲邠王府長史從  
王刺潯州爲府司馬知其州事王御下不肅仍令檢督凡過失  
皆上聞王好游觀諫諭禁切復農月出獵遮道諫不從臥于馬  
下呼曰禾苗在田王何得非時暴殄以損下人要先踐殺司馬  
然後聽所爲王慙爲還遷豫州刺史勤力于治清廉無所私然  
喜察細事下吏雖憚其嚴亦厭其尅復以公累徙溫州別駕卒

爲人博學能論議節行修整無所傾附未嘗自列階勳居室服  
用粗陋形骸若土木世謂近名

倪若水字子泉恆州藁城人擢進士累遷右臺監察御史黜陟  
劔南道繩舉嚴允奏課第一開元初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  
爲汴州刺史政尚清淨人吏安之增修孔廟興學廬勸勵生徒  
身爲教誨風化興行士人稱誅不已會遣中人於南方捕鷓鴣  
鷓鴣上言農方田婦方蠶輒於此時捕奇禽怪羽爲園籞之玩  
自江嶺而南達于京師水運陸齋所飼魚蠹稻梁下民爭以賤  
人貴鳥爲訾常聞往聖以鳳凰爲凡鳥麒麟爲凡獸此等有何  
可愛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謹譴內使賜帛四十段時天下久  
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自以常任綱轄雖擢方面猶謂下遷  
適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爲大理少卿過汴餞之郊外顧左

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然吾恨不得爲騶僕未幾入爲戶部侍郎七年復授右丞卒  
韋恆與弟濟宰相嗣立之子恆開元初爲碭山令政尚寬惠吏民愛之他上東巡州縣供張皆鞭朴趣辦恆不立威而事給姑子宇文融爲御史中丞薦其有經濟才讓以已位擢殿中侍御史歷度支員外左司郎中太常少卿給事中隴右道黜陟使至河西劾奏節度使蓋嘉運恃托中助橫恣不法妄列功狀人不堪懼由是威令大著後終陳留太守  
濟早有時望從容雅度初調鄆城令玄宗試理人策擢居第一轉醴泉令以簡易臨政民庶安之由庫部員外四遷兵部侍郎轉太原尹修飾政事著先德詩四章述祖思謙伯承慶及父之行人稱典懿天寶中改河南尹入爲尚書左丞三世居是職衣冠榮之後終馮翊太守

于與與縣令亦以能政聞

李惠登營州柳城人爲平盧軍裨將祿山亂從董秦泛海略定秦棣等州輕兵遠鬪賊不能支復陷史思明以計挺身走山南依節度使來瑱表試金吾衛將軍李希烈反屬以兵二千使屯隋州惠登挈州以歸卽拜刺史州數被亂原野閑曠寂無人居復鮮定業惠登素淳朴不知學問然能視人所利行之所害去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凡居二十年田畝墾闢戶口日增人歌舞之始升隋爲上州節度使于頓狀其績詔加御史大夫俄檢校國子祭酒卒贈洪州都督  
蕭定字梅臣宰相禹曾孫父怨號州刺史定以蔭起授陝州叅軍轉金城丞吏事清幹黜陟使裴遵慶奏爲選補判官回改萬年主簿累遷侍御史考功員外左右二司郎中爲元載所擠出

爲秘書少監兼袁州刺史歷信湖宋睦潤五州刺史所蒞咸有政聲大曆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績理行以爲第一其勤農桑均賦稅逋亡歸復戶口增加定又冠焉尋遷戶部侍郎至太常卿朱泚反變姓名藏匿里閭事平首蒙旌擢除太子少師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師

崔瓘博陵人素以士行聞蒞職清謹累官至澧州刺史下車削去煩苛居二年風化大行人便安之流車輻負而至增戶數萬所司以聞詔特進五階至銀青光祿大夫以寵異政大曆中遷渾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到官政尚簡肅恭守禮法將吏白經時艱習於寬弛多不奉法瓘稍以禮法繩之恆懷隱怒會別將臧玠與判官達奚觀忿爭殺觀瓘聞難惶懼走遇害代宗悼惜之

孫成字思退父逖別傳成初蔭補雲陽尉歷監察殿中侍御史代宗時轉屯田員外郎長安令遷倉部郎中京兆少尹出爲信州刺史有惠政歲旱發廩以賤直售民饑而不害反增戶五千詔書褒美郡人立碑頌德徙蘇州改桂管觀察使卒生平通經術奏議据正性復友悌聞兄宿有疾不待報輒往華州存視上聞不加責及喪弔者至不易緘而見客歿之答曰緘者古居喪常服去之則廢喪其篤誼若此子公器官亦至邕管經略使

羅珣會稽人父懷操珣寶應初詣闕上書授太祝署曹王臯江西荆襄節度幕府累至副使臯卒軍亂劫府庫珣斬首惡十餘人以徇環棘廷中俾投所劫庫物一日皆滿乃貰餘黨名爲奉天令中官出入犯禁悉皆屏息擢廬州刺史下令變民俗尚淫祠棄醫藥復修學官政效簡易有芝草生其庭白雀來巢淮南



節度杜佑上其治狀賜金紫再遷京兆尹請減平糶半以常賦  
克之人賴其利以老病求解徙太子賓客累封襄陽縣男卒諡  
曰夷子讓字景宣文學有譽舉進士宏辭賢良方正皆高第  
爲咸陽尉父喪幾毀滅服除布衣糲飯不應辟署十餘年淮南  
節度李鄴卽所居敦請除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歷尚書郎  
遷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有仁惠名或以婢遺問所從慘然  
歸之入爲散騎常侍拜江西都團練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卒年  
七十一贈禮部尚書子劬京字子峻從子劬權字昭衡皆登進  
士有名于時

薛珪字溫如河中寶鼎人祖寶亂邠州刺史父紘蒲州刺史珪  
少以門蔭爲懿德太子廟乾靈臺并昭應皆爲令清白著聞課  
最第一遷楚州刺史本州營田使初至奏蠲宰相遙領俸給百  
餘萬廩役三千戶爲觀察使所嫌誣授峽州刺史轉陳州建中  
初黜陟使李承趙贊盧翰連稱其簡廉清肅進階中散大夫賜  
金紫劉玄佐表授汴宋行軍司馬兼御史大夫李希烈走還卽  
拜汴州刺史遷河南尹入爲司農卿時詔舉堪任刺史縣令者  
欲校以文詞珪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體上愛人之心爲本  
延問人問疾苦吏治得失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遷京兆尹  
司農供三宮蓄茹不足請市京兆珪使萬年令韋彤禁鬻賣德  
宗怒奪二人俸坐善寶參政太子賓客出爲嶺南觀察使卒年  
七十四贈工部尚書爲人剛嚴曉法勤身勸下然好苛察無經  
術大體子存慶字嗣德登進士歷御史尚書郎遷給事中與韋  
弘景並執封駁時稱其直穆宗令宣慰幽州劉總至鎮州疽發  
背卒贈吏部侍郎

裴向字儵仁宰相遵慶子初蔭補太子司議郎建中初同州李  
紆奏署判官李懷光叛紆奔奉天向領州務懷光遣將趙貴築  
壘於同脅吏督役不及期將斬以徇民皆駭散向獨詣壘開諭  
貴乃降同賴不陷皆其力也累為櫟陽渭南令奏課皆第一擢  
戶部員外郎選授太原少尹擢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歷河東  
節度副使同州防禦陝虢觀察使入為大理卿拜左散騎常侍  
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子少保生平歷官仁愛推利  
及人能以學行持門戶內外親屬自其均以祿俸世稱孝睦子  
寅登進士官累御史大夫孫樞  
韋丹字文明萬年人周大司空孝寬六世孫高祖琨為太子承  
乾洗馬太宗知其善諫擢給事中高宗在東宮復為中舍人封  
武陽縣侯孝敬時至右中護終於詹事贈秦州都督諡曰貞丹

蚤孤從外祖顏真卿學以蔭讓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能舉五  
經高第歷咸陽尉張獻甫表佐邠寧幕府遷殿中侍御史順宗  
為太子召為舍人拜司封郎中往弔新羅國君故事賣州縣十  
官取貴以充私覲丹具疏寧取于上無寧買官受錢詔有司給  
與因著為令還為容州刺史仁化大行教民種茶樹麥服勞耕  
織止惰游興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禁吏不得掠為隸久之  
名為諫議大夫綽有直聲憲宗誅劉闢使代李康為劍南東川  
節度使至漢中言康守禦方盡力不可易名還拜晉慈隰三州  
觀察使封咸陽郡公闕歲徙江南西道在職計口受俸委餘於  
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教民陶冶度材於場不取贏利人能  
為屋者官授材瓦逃未復者代以營之貧不能償則畀而免且  
身往勸督歲早募人就功因得受直復置南北營以舍軍東西

開衙七里以廢倉為新廐馬息不死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疏以  
實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  
權吏所奪覆其糧悉召諸吏約與免罪期一月還之無敢違卒  
年五十八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卓然語宰相先朝治民  
孰為第一周鼎對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歿四十  
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紇于衆勸功于碑子宙廢調  
河南司錄參軍表李珣河陽幕府宣宗拜侍御史三遷度支郎  
中為太原盧鈞節度副使時回鶻入塞剽殺吏民令往鐫諭自  
定襄至雲中視亭障增守卒約吏不得擅侵諸戎於是三部六  
蕃酋豪信悅召拜吏部郎中出為永州刺史州方災歉盡斥官  
下供應什物轉為市糧俗多觸罪不知法戶給律書并生理種  
植是官先期擬定十家相保省督戰吏又劾常生倉以待饑乏

罷死役九百四十四員歲苦貢零陵香為奏停之民乏牛力為  
置社月會其錢探名得者先市以為準復立學宮教仕民子弟  
里俗婚姻出財會衆號破酒少年擊鼓羣入民家為辦具號起  
盆喧呼頑鬪一切禁之還為大理少卿久之拜江西觀察使攻  
復簡易父子能世其家遷嶺南節度使南詔陷交趾撫兵積備  
以幹濟聞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弟岫女妻小  
校劉謙後生二子卬南漢隱龔岫字伯起為泗州刺史亦有  
名盧攜初應舉貌陋謂必大用後果執政擢福建觀察使  
崔戎字可大宰相玄暉從孫祖襲郢州刺史父貞固榆次令戎  
舉明經補太子校書郎書判入等調藍田簿梓淮南李鄜府憲  
宗稱其才代者衛次公倚重之又著裴度太原節度叅謀王承  
宗叛令單車往諭至泣下聽命入為殿中侍御史累吏部郎中

諫議大夫雲南蠻寇成都詔持節兩川宣撫奏罷稅外蠶芋錢  
當賦者率三分一準繪布優其估以厚民綏招流亡凡所廢置  
公私莫不便之還拜給事中駁奏爲時所稱未幾出爲華州刺  
史故事私用錢日萬緡咸不取會徙充海沂密觀察使臨行曰  
毋重矯激以夸後乃以享軍人民戀惜擁留取其靴以去至充  
鉏滅姦吏十餘輩民大喜歲餘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子雍  
字順中山起居郎出爲和州刺史以不能抗龐勣賜死  
馬總字會元扶風人系出伏波裔少孤不安交游長性剛直優  
於理道貞元中辟署滑州姚南仲幕府監軍薛盈珍誣南仲不  
法貶總泉州別駕盈珍入掌樞密福建觀察柳冕希意欲誅之  
賴同事薛戎穆贇保護得免徙恩王傅元和初遷虔州刺史四  
年兼御史中丞充安南都護兼經略使在任廉清不撓政事壽  
美悉用儒術以教其俗仍建銅柱於漢故處劄著唐德獮裔安  
之就賜金紫徙桂管經略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裴度宣慰淮  
西奏爲副使兼御史大夫吳元濟禽留掌彰義後事蔡久陷城  
人習僞惡有蠻貊風爲設教令明賞罰磨治洗汰俗始一變奏  
改彰義爲淮西就拜節度使踰年徙忠武充華州防禦鎮國軍  
使李師道平析郟曹濮等爲一道賜號天平軍復除觀察使及  
劉總上幽鎮地徙鎮天平穆宗召總還將大用之劉總旋卒復  
詔還鎮加檢校左僕射郟人附賴之二年入爲戶部尚書生平  
沈毅篤學有大臣風雖吏事倥傯書不去前論著頗多卒贈右  
僕射諡曰懿

薛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居毗陵之陽羨  
山年餘四十操常不改江西李衡辟爲觀察從事使者三返方

應故相齊映代衡復留署職府罷歸山又赴柳冕辟轉殿中侍御史權領泉州事以不從誣構馬總反列寃狀冕怒構戎罪拘於佛寺環兵脅守恣其侵辱併誘總罪竟不爲動淮南杜佑知其寃爲上表會冕死方解辭職寓居江湖闔濟美代冕備聞其事奏克副使又隨移鎮浙東改侍御史入拜刑部員外郎出爲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以疾辭官年七十五卒贈左散騎常侍生平檢身處約俸入之餘悉散宗族所蒞不尚約束詭名譽有善悉歸之所部故居任時無灼灼可驚者已去則思之身歿之後人亦無譏

闔濟美爲人謹厚長者登進士累歷臺省貞元末歷婺潤二州刺史累福建浙西觀察使所至以簡澹爲理兩地之人常賦之外不知其他常以家財進奉憲宗初入拜右散騎常侍時詔令

一切禁止濟美在道方見其所貢獻未能撤還中丞盧坦劾之與山南柳晟皆白衣待罪帝論坦曰二人所獻皆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曰所以布大信者赦令也今二臣違詔陛下奈何以小故失大信乎帝曰朕旣受之奈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帝納之尋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入爲秘書監年老乞骸進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餘諡曰溫薛萃與戎同縣七世祖道實隋禮部尚書父順奉天尉與楊國忠有舊將引用之輒謝去萃素工詩由吏事進累官至長安令遷虢州刺史以最歷湖南浙東兩觀察使咸有治行復遷浙西加御史大夫累封河東郡公所居守法度務在安人持身儉薄一袍十年由綠改緋方易不樂聲利祿俸常分親故家無餘藏憲宗嘉之名除左散騎常侍引年乞休詔許致仕卒年七十四

贈工部尚書諡曰宣。兄芳亦有器幹，萊與莘之母，卽代宗從母也。以外戚奉朝請，皆贊善大夫。萃子膺，太和初爲右補闕。內供奉，聞弟齊佐與元幕府同，李絳遇害不及聞，請卽馳赴之。哀痛不勝，聞者酸泣。後歷工部員外郎。盧弘宣字子章，元和初擢第，辟鄭權襄陽幕府。李愬與權交憾，往代之日，弘宣謁之，愬赦左右，謹衛旣而與語，見其冲遠不覺。洗然裴度表爲東都留守，判官遷累給事中，封還駙馬韋處仁。號州刺史，詔勅開成、中山、南江、西大、水詔與吏部郎崔璿分道賑恤，還遷京兆尹、刑部侍郎，拜劔南、東川節度使。時歲饑盜贅，結酋豪僭號爲王，僞署官吏發救，屠招亡命，聯蓬瀛嘉榮諸州。詠蠻落搖亂，根株磬熾，弘宣遣吏誅其魁，長脅論強黠者之軍中，餘黨還農，徙義武節度使。至則除軍中偶語，故法有詔賜。

軍粟三十萬斛，貯飛狐，計輓費不能滿，直敕吏守之。春適大旱，令民隨力往取，卽相假貸。時幽、魏饑甚，獨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歷工部尚書、秘書少監。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右僕射。爲人性寬厚，政目簡省，人便安之。忠士庶人家祭無定儀，乃合十二家損益，其當次以爲書。子告，字子有，及第終給事中。

何易于爲人性廉約，素不擾民。爲益昌令，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汎舟易于身，自往引朴，驚問故，對曰：「方春百姓耕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鹽鐵使權取茶利，封還其書曰：「縣人不征茶，且不可活，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觀察使素賢之不効也。民有死喪不能具葬，以俸給之。名高年者，令坐以問政之得失。民有鬪在庭，丁寧指曉，枉直遣之。不

以付吏在官清肅獄三年無囚督賦役不忍迫自饋給往來符傳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上考選羅江令卒

茶麻冊曰有唐更化內外仰成武德綏又貞觀厚生開元妙選

元和厲聲大中思治韋丹顯名協氣嘉生薰為太平



弘簡錄卷四十終

既碑精神復不枯

文化甲子

六



